



文庫 11
D 292
81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第八十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鄭解 陳襄 錢公輔 孫洙

豐稷 呂誨 劉述 劉琦

錢顛 鄭俠

鄭解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詞章豪偉峭整流
輩莫敢望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

御覽文庫

010190562498

脩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卽位治永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
度獬言今國用空乏近者賞軍已見橫歛富室嗟怨流
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
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
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又言天子初卽
位郡國馳表稱賀例官其人此出五代餘習因仍未改
今庶官猥衆克濫銓曹況前日羣臣進官已布維新之
澤不須復行此恩以開僥倖皆不報又上疏言陛下初
臨御恭默不言所與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盡天
下之聰明哉願申詔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錄召與之
對至於臣下進見訪以得失虛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
帝嘉納之時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至則試之秘閣命
以官頗有謬舉者衆論喧譁旋即廢罷獬言古之薦士
以謂拔十得五猶得其半況今所失未至十五而遽以
浮言廢之可乎願復此科使豪俊無遺滯之歎未及行
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獬上疏曰陛下側身思咎
念有以消復之不知求忠言者將欲用之邪抑但舉故
事邪觀前世之君因變異以求諫者甚衆及考其實則
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蓋亦鮮矣今詔發天下忠義
之士必有極其所韞以薦諸朝一日萬機勢未能盡覽

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密院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與前世之爲空言者等爾謂宜選官置屬掌所上章與兩府近臣從容講貫可則行之否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決之羣臣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天下之進言也甚難而上之受言也常忽願陛下采羣臣之章疏容而聽之史冊大書以爲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之辭而求某事以出夫前世之爲空言者無令徒掛墻壁爲虛文而已遠判三班院神宗初召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橫山獬曰兵禍必起於此已而种諤取綏州獬言臣竊見手詔深戒邊臣無得生事今乃特尊用變詐之士務爲掩襲如戰國暴君之所尚豈帝王大略哉諤擅與當誅又請因諒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識者矐之權發遣開封府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爲王安石所惡出爲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呂誨乞還之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獬言但見其害不忍民無罪而陷憲網引疾祈閑提舉鴻慶宮卒年五十一家貧子弱其柩藁殯僧屋十餘年滕甫爲安州乃克葬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遊鄉校與陳
烈周希孟鄭穆爲友時學者沉溺於雕琢之文所謂知
天盡性之說皆指爲迂闊而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
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爲變卒從而化謂之
四先生襄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
託脅持爲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
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束手民有失物者賊
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
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
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
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爲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
敢觸遂服罪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爲郡守一見
卽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譏之於弼謂
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
久之必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公苟有
惑志何名知己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益竒之及入
相薦爲秘閣校理判祠部譯經僧死遺表度十僧列于
廟三年度一道士皆抑不行知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
水不得北入江爲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
步畝定其數授以浚法未幾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

入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
小異於常不卽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明年同
脩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曰
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稱貸以
取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
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
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維不當爲中
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而召試知制誥
襄以言不行辭不肯試願補外安石欲以爲陝西轉運
使帝惜其去留脩起居注襄懇辭手詔諭之乃就職踰
年爲知制誥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
益忌之擿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以樞密直學
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四贈
給事中襄蒞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
間利病爲急旣亡友人劉尋視其篋得手書累數十幅
盈紙細書大抵皆民事也在經筵時神宗顧之甚厚嘗
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
仁蘇軾至于鄭俠三十三人對謂光維公著皆股肱心
膂之臣不當久外謂俠愚直敢言發於忠義投竄瘴癘
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盡用

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少從胡翼之學有名吳中
第進士甲科通判越州爲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歷
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知明州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勞
勤應格者聽指酒場以自補富者足欲而貧者日困充
募益鮮額有不足至役鄉民破產不供費公輔取酒場
官鬻之分輕重以給役者不復調民同脩起居注進知
制誥英宗卽位陳治平十議大要言采民政分吏課擇
守宰置二府官屬又作帝問一篇上之王疇爲翰林學
士未久擢副樞密公輔謂疇素望淺不草制帝以初政
用大臣而公輔格詔謫爲滁州團練使議者以爲重呂

誥等上章救之不得踰年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拜天章
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入見帝勞苦之使錄十議以
進命知諫院嘗至中書白事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饑渴
正賴君輩同心以濟公輔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
同所爲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已王安石雅與之善旣
得志排異已者出滕甫鄆州公輔數於帝前言甫不當
去薛向更鹽法安石主其議而公輔謂向當黜遂拂安
石意罷諫職旋出知江寧府明年帝欲召還安石言其
助小人爲異議不宜在左右但徙揚州以病乞越改提
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羈弗能文未冠擢進士包拯歐陽
脩吳奎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
琦讀之太息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再
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求言以洙應詔疏時
弊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乞增
諫員以廣言路凡有章奏輒焚其藁雖親子弟不得聞
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鬱鬱不能
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
加斂緡錢以取贏爲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
濬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
爲害致禱於胸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尋幹當三班院
三班員過萬數功罪籍不明前後牴牾吏左右出入公
爲欺姦洙革其甚者八事定爲令同脩起居注進知制
誥先是百官遷叙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羣臣進秩事理
各異而同用一詞至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名體散殊
而格以一律苟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
今封贈蔭禱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元豐初兼直
學士院澶州河平作靈津廟詔洙爲之碑神宗獎其文
擢翰林學士纔踰月得疾時參知政事闕帝將用之數
遣中使尚醫勞問入朝期日洙小愈在家習肄拜謁債

不能興於是竟卒年四十九帝臨朝嗟惜常賜外賜錢五十萬洙博聞強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者未嘗發一鄙語 文詞典麗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共以丞輔期之不幸早世一時憫傷焉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登第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稷獨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丘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治參

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入爲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爲則於四海爲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劉奉世冊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來賀坤成節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揚荆二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

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屺謂曰聞君言使屺汗
流浹背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
車駕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
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
應天之實未克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
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勛江德明治平之任
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祥
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
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以集賢
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

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
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
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
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
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
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
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宗實錄今方脩哲宗實錄願
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
數行帝曰已諭稷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屢
暱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

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
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
謚不爲書勅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
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常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
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又言
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
建中不作竒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擢是謂靖國以副體
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爲地衣稷言仁宗衾褥
用黃絕服御用縑繒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言守正帝
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
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
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
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爲人
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
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
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
論曰熙寧行新法輕進少年爭趨競進老成知務者遂
巡引退何其見幾之明耶獬議論剴切精練民事青苗
法行獬獨幡然求去至窘迫不堪弗卹也襄奮起海隅
屢折不變學者卒從而化乃心民事死猶不已公輔以

忤安石見黜洙爲諫官不能言至免役取羸洙方力爭
所謂不揣其本者歟穆劾蔡京論司馬光呂公著當配
享廟庭蓋亦名侍從也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祖端相太宗真宗誨性純厚家居
力學不妄與人交進士登第由屯田員外郎爲殿中侍
御史時廷臣多上章訐人罪誨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
蓋欲廣采納以補闕政苟非職分是爲侵官今乃詆斥
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詔懲革樞密
副使程戡結貴倖致位政地誨疏其過以宣徽使判延
州復上言戡以非才罷不宜更委邊任宣徽使地高位

重非戡所當得也充國公主簿其夫夜開禁門入訴誨
請并劾閹吏且治主第宦者罪悉逐之御藥供奉官四
人遙領團練使御前忠佐當汰復留誨劾樞密使宋庠
陰求援助徇私紊法詔罷庠而用陳升之爲副使誨又
論之升之旣去誨亦出知江州時嘉祐六年也上疏請
蚤建皇嗣曰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
擇宗人唯陛下思忠言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太
史奏彗躔心宿請備西北按天文志心爲天王正位前
星爲太子直則失勢明則見祥今旣直且暗而妖彗乘
之臣恐咎證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陰盛

之沴固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駭惑窺覷之志可不防其漸哉願爲社稷宗廟計審擇親賢稽合天意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奸臣附會其間陽爲忠實以緩上心此爲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誨章付中書韓琦由此定議召爲侍御史改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員與淮陽王視進藥餌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守忠意數間諜東朝播爲惡言內外洵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帝疾小愈屢言乞親萬幾太后歸政誨言於帝曰后輔佐先帝歷年閱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弗敢專遂論守忠平生罪惡并其黨史昭錫竄之南方內臣王昭明等爲陝西四路鈐轄專主蕃部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乎卒罷之治平二年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期補益聰明以防壅蔽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今臺闕中丞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遷一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竊爲陛下羞之帝

覽奏卽命邵必知諫院於是濮議起侍從請稱王爲皇
伯中書不以爲然誨引義固爭會秋大水誨言陛下有
過舉而災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簡宗廟之罰也
郊廟禮畢復申前議七上章不聽乞解臺職亦不聽遂
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
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言者
論辨累月琦猶遂非不爲改正中外憤鬱萬口一詞願
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御史范純仁呂大防共劾歐
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
於過舉皆不報已而詔濮王稱親誨等知言不用卽止
還告勅居家待罪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
脩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
豫久之命出御史旣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乃下遷誨工
部員外郎知蘄州神宗立徙晉州加集賢殿脩撰知河
中府召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拜御史
中丞初中旨下京東買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真珠傳
云將備宮中十閣用度誨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聰明睿
知以天下爲心必不留禱於此願亟罷之王安石執政
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著作
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

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從遂上
疏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
巧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略惟務改
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
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及呂惠卿
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力
加營救願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
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
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
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蘇頌當制公

亮謂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時安石在金陵惠卿監
杭州酒稅安得而教之故制詞云黨小人交譖之言肆
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帝以咎頌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
光治平時自言他事非此也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
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
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
禍且上新嗣位所與朝夕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
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
耶誨旣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
也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寢疾矣旋提舉崇福宮以

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
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卹奈
九族之託何蓋以身疾諭朝政也誨三居言責皆以彈
奏大臣而去一時推其鯁直居病困猶旦夕憤歎以天
下事爲憂旣革司馬光徃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蹙
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光曰更
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聞者痛惜之
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表其忠詔贈通議大夫以
其子由庚爲太常寺太祝自誨罷去御史劉述劉琦錢
顛皆以言安石被黜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舉進士爲御史臺主簿知溫耀真
三州提點江西刑獄累官都官員外郎六年不奏考功
課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有守持遷兵部員外郎改
荆湖南北京西路轉運使再以覃恩遷刑部郎中神宗
立召爲侍御史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
授吏部郎中嘗言去奢當自後宮始章辟光宜誅高居
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
不報滕甫爲中丞述將論之甫聞先請對甫退述乃言
甫爲言官無所發明且擿其隱慝帝曰甫遇事輒爭裨
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甫談卿美不輟口卿無言也王

安石參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累
趙抃爭之弗得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
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衆學士與本臺
丞雜互舉蓋衆議僉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
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已若一一得人猶不
至生事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屬託自立黨援不附已
者得以中傷媒蘖誣陷其蔽不一夫變更法度其事不
輕而止是參知政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
告曾公亮已入朝臺官今不闕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
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述兼判刑
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爲是及勅下述封還中書
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
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顛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
數月中外人情囂然胥動蓋以專肆胥臆輕易憲度無
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饑渴故置安石政
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
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爲己功開局設官用
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遵文
過飾非妄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
議以害天下大公章辟光獻岐邸遷外之說踈間骨肉

罪不容誅呂誨等連章論奏乞加竄逐陛下雖許其請安石獨進瞽言熒惑聖聽陛下以爲愛已隱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爲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爲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固寵久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先貶琦顛監處衢州鹽務公亮疑太重安石曰蔣之奇亦降監當從之司馬光乃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旣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食鷹鷂者求其鷲也鷲而烹之將安用哉今琦顛所坐不過疏直乃以迂犯大臣猥加遣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爲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羣聽不報開封獄其述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

之乃議貶爲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
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秘閣脩撰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學強覽立志峻潔以都官員外
郎通判歙州召爲侍御史建言自城綏州數致羌寇宜
棄之浙西開漕渠役甚小使者張大其事以功遷官言
者論其非詔琦就劾官吏人人惴恐琦但按首謀二人
而已旣貶通判鄧州而卒年六十一

錢顛字安道常州無錫人初爲寧海軍節度推官守孫
沔用威嚴爲治屬吏奔走聽命顛當官而行無所容撓
遇不可必爭之由是獨見器重知贛烏程二縣皆以治

行聞治平末以金部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裏行許遵
議謀殺案問刑名未定而入判大理顛以爲一人偏詞
不可以汨天下之法遵所見迂執不可以當刑法之任
不從二年而貶將出臺於衆中冀同列孫昌齡曰平日
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宮金陵媚事王安石宛轉
薦君得爲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欲附會以求美
官顛今當遠竄君自謂得策邪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
卽拂衣上馬去後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
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驚軾遺以詩有烏府先
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爲鐵肝御史卒年五十三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稱獎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爲便光有疑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爲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徑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之間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脩經局又欲辟爲檢討更命其客黎

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是時免役法出民商或以爲苦雖負水捨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末或重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禪販者免征商之重者十損其七他皆無所行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

買麻粃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閣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略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鼈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恪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克位左右輔弼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遑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況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譁叫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

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寐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并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之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

已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惠卿暴其事且嗾御史張琥并劾馮京爲黨與俠行至太康還對獄獄成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旣至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爲築室以遷哲宗立始得歸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屏處田野然一言一話未嘗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里人揭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紹熙初詔

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爲山陰尉
論曰誨以言三黜述琦顛窮厄至死皆克然無悔身雖
不偶而聲名則昭著於天下後世矣俠以區區小官雖
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
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後世呂惠卿鄧綰
之罪可勝誅哉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終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

列傳第八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何郊

吳中復

從孫
擇仁

陳薦

王獵

孫思恭

周孟陽

齊恢

楊繪

劉庠

朱京

何郊字聖從本陵州人徙成都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爲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

列傳

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王拱辰罷三司使守亳已而留經筵郟乞正其營求之罪石介死樞密使夏竦讒其詐朝廷下京東體實郟與張昇極陳竦姦狀事得寢楊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爲副都知郟又與昇及魚周詢論之仁宗召諭云懷敏實先覺變宜有所寬假郟等皆言不可卒出之郟爭辨尤力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夏竦倡張貴妃之功諫官王贇遂言賊根本起於皇后閤請究其事冀搖動中宮而陰爲妃地帝以語郟郟曰此姦人之謀也乃止不究竦負罪不去郟等奏出知河南竦乞留京師郟言佞人在君側爲善政累願勿革前命竦遂行時詔羣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而無所行郟請閱實其是否因言曰誠以待物物必應以誠誠與疑治亂之本也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士且擇官者宰相之職今用一吏則疑其從私故細務或勞於親決分閫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端而加羈制博訪者大臣之體今見一士則疑其請託相先後者士之常今進其類則疑爲朋黨君臣交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都知王守忠以脩

祭器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奉郊曰守忠勞薄賞重舊制內臣遙領止於廉察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祿既得其祿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既又詔許如正班守忠移閣門欲綴本品坐宴郊又言祖宗之制未有內臣坐殿上者此弊一開所損不細守忠聞之不敢赴知雜御史闕執政欲進其黨帝以郊不阿權勢越次用之郊遍歷三院有直聲晚節頗回畏因地震言陰盛臣強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聲名損於御史時也以母老求西歸加直龍圖閣知漢州將行上疏言張堯佐緣後宮親叨竊非據外庭竊議謂將處以二府若此命一出言事之臣必以死爭之倘罷堯佐則傷恩黜言者則累德累德傷恩皆爲不可臣謂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可也其後卒罷堯佐宣徽之命進集賢殿脩撰知梓州擢天章閣待制還判銀臺司時封駁之職廢郊乞準故事凡詔勅並由門下從之唐介出荆南勅過門下郊封還之介復留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爲河東都轉運使故相梁適帥太原病不能事內臣蘇安靜鈐轄兵馬怙寵不法皆劾奏之歷知永興河南治平末再知梓州居三年老而病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詔提舉成都玉局觀從臣外

祠自此始遂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父仲舉仕李煜爲池陽令曹彬平江南仲舉嘗殺彬所招使者城陷彬執之仲舉曰世祿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而不殺中復進士及第知峨眉縣邊夷民事淫祠太盛中復悉廢之廉於居官代還不載一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爲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彈宰相梁適仁宗曰馬遵亦言之矣且問中復曰唐自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歷引姚宋九齡林甫國忠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

通判虔州未至復還臺富弼主李仲昌開六漯河內臣劉恢密告所斷岡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搖弼詔中復往治促行甚急中復言獄起姦臣非盛世所宜有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材也亦無岡勢獄以故得止又彈宰相劉沆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御史知雜事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澤州瀛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郵兵苦巡轄官苛刻繫而鞭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宜戮首惡流其餘入奏爲令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行青苗法使者至將先下州縣中復嚮之曰歛散自有期今先事

擾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司韓琦方疏諫青苗錄其語以上熙寧併省郡邑以永康爲縣中復言永康控威茂不可廢其後因夷竟復之關內大旱民多流亡中復請加賑卹執政惡之遣使往視謂爲不實削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過用公使酒免卒年六十八中復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從孫擇仁

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爲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隄壞十六縣皆選屬屯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邪建中靖國初畿內饑多盜以擇仁知大鹿縣如至召令賑曹曰民窮而盜非天

性也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椎埋故犯我一切誅之毋得貸羣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稹奴犯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譖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鞠喬年仇吏也疾驅至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隨隱剔挾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方有事青唐擢熙河路轉運判官卽以直秘閣爲副使從招討使王厚領兵深入克蘭廓城柵十三加龍圖進集賢殿脩撰爲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或讒於帝曰新城雜以沙土反

不如故且速圮帝怒密遣取塊城上緘以來令衛卒三
投之堅緻如削鐵讒不能售遂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
府故事尹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
一人云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
有竇鑑者以捕盜寵官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狃舊
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貨久不返
度事急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竄于遠戩中以事
出爲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從永興軍走馬承受藍從
熙言其擅改茶法奪職免再閱歲以徽猷閣待制領江
淮發運還直學士知渭州以病提舉崇福宮起知青州
不克拜卒年六十六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舉進士爲華陽尉盜殺人棄
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尸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聞
致殺二人以追薦失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
貫者邪已而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木彊簡澹
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嫌疑間毫髮
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琦輔政薦爲
秘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英宗諸王出閣選
爲記室參軍直集賢院頴王爲皇太子加右諭德王卽
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橫山

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罪向楊繪論曾公亮用人不當言既行而遷侍讀罷諫職薦曰此乃宰相欲杜繪言爾所言是宜責宰相疏入不報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彊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爲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爲之還判流內銓太常寺議學校貢舉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孝廉如漢制權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母喪不宜爲御史罷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爲寶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爲本州命兩省燕餞資善堂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

王獵字得之長垣人累應進士不第乃治生積錢既而歎曰此敗吾志也悉以班諸親族慶曆用兵詔求遺逸范仲淹薦之得出身爲永興藍田主簿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責數以爲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帥意其私捕生下獄獵前白曰此特年少不率教爾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恐適貽士類辱帥悟而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卽釋生而待獵加敬徙林慮令縣依山俗以蒐田爲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漢杜喬墓在境

中徃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爲清長官人爲吳王潭王宮教授睦親廣親宅講書諸王侍講凡在京藩十二年宗室無高卑少長各得其歡如一日英宗在邸尊禮之入爲皇子卽拜說書及卽位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方議濮王稱以問獵獵不可帝曰王待侍講厚亦持此說邪對曰臣荷皇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報王也帝大悟自是不復議以疾請謝事不許疾愈入見帝喜曰侍講乃欲捨朕去乎神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求知襄州未行改滑州自工部郎中爲本曹侍郎致仕給全奉後八年卒年八十詔賻絹千匹官其二孫賜家人冠帔人以爲寵

孫思恭字彥先登州人擢第後卽遭父喪不肯復從官二十年間纔三書吏考爲苑丘令轉運使以水災持調春夫爭弗得乃棄官去吳奎薦其學行補國子直講加秘閣校理事神宗藩邸爲說書又爲侍講直集賢院以居中都久力請補外王奏留之及卽位擢天章閣待制思恭性不忤物犯而不校篤於事上有所見必密疏以聞帝亦間訪以政歐陽脩初不知思恭脩出政府思恭盡力救解出知江寧府鄧州以疾移單州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一思恭精關氏易尤妙於大衍嘗

脩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熙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未有能及之者

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徙海陵醇謹夷緩第進士爲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質厚禮重之會除知宗正寺力辭凡上十八表皆孟陽爲文又從容陳古事以諷英宗悚然起拜及爲皇子愈堅卧不出孟陽入見卧內勸之曰天子知太尉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何爲堅拒如此英宗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跡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平時中使趣召十輩又命宗諤領一宮

往請不能動及是意乃決帝卽位命爲皇子位說書以嘗侍藩邸固辭加直秘閣同知太常禮院數引對訪以時務最後召至隆儒殿在邇英苑中羣臣未嘗至人疑且大用帝亦諭以不次進擢意孟陽稱他人使代已乃遷集賢殿脩撰同判太常寺兼侍讀神宗初立入奏事方并殿帝望見慟哭左右皆泣下拜天章閣待制卒年六十九詔特官其壻及子孫二人除其家負官緡錢數

萬

齊恢字熙業蒲陰人唐宰相映之裔也第進士歷通判陳州提點成都府路刑獄三年徙河東凡公帑格外餽

餉之物一無所受單車而東入爲戶部判官神宗出閣
精簡宮僚韓琦薦其賢以直昭文館爲穎王府翊善進
太子左諭德帝卽位拜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
知相州召知審官西院糾察在京刑獄卒年六十六恢
居鄉里恂恂稱君子臨政府明白簡約不苛擾所至人
愛之帝念舊僚自諫議大夫特贈工部侍郎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名聞西
州進士上第通判荆南以集賢校理爲開封推官遇事
迎刃而解諸吏惟日不足繪未午率沛然仁宗愛其才
欲超真侍從執政見其年少不用以母老請知眉州徙

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
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訊具伏
府中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神宗立召脩起居注知制
誥知諫院詔遣內侍王中正李舜舉等使陝西繪言陛
下新卽位天下拭目以觀初政館閣臺省之士朝廷所
素養者不之遣顧獨遣中人乎向傳範安撫京東西路
繪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執政曰不然傳範又領
郡有政聲故使守鄆非由外戚也帝曰諫官言是斯可
室異日妄求矣曾公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
會鞏爲史官繪爭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已物向者公

亮官越占民田爲郡守繩治時鞏父易占亦官越深庇之
用鞏私也帝爲寢其命繪亦解諫職改兼侍讀繪固辭
滕甫言於帝帝詔甫曰繪抗跡孤遠立朝寡援不畏彊
禦知無不爲朕一見許其忠蓋擢寘言職信之亦篤矣
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並立於輕重之間姑令少避爾
卿其諭朕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
地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
時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
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有八
歐陽脩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

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又言方
今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免
役法行繪陳十害安石使曾布疏其說詔繪分析固執
前議遂罷爲侍讀學士知亳州歷應天府杭州再爲翰
林學士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爲非禮又言不宜用
遼曆改置閏悉從之繪常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
言其私通饋賂坐貶荆南節度副使詳在竇卞傳數月
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元祐初復天章
閣待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繪爲吏敏強主愛利而
受性踈曠訖以是見廢斥然表裏洞達一出於誠爲范

祖禹所咨重爲文立就有集八十卷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用齊遺奏
補將作監主簿復中進士第爲高密廣平院教授英宗
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帝以示韓琦琦對之未識帝益
嘉重除監察御史裏行日食甫數日苑中張具待幸庠
言非所以祈天戒詔罷之會聖宮修仁宗神御殿甚宏
麗庠言天子之孝在繼先志隆大業不在宗廟之靡宜
損其制以昭先帝儉德奉宸庫被盜治守藏吏庠言皇
城幾察厲禁實近侍主之當并按仁宗外家李珣犯銷
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帝不豫儲嗣未正庠拜

疏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於初元卽爲無窮計潁王長
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關四方章奏帝皆行之神宗
立遷殿中侍御史爲右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爲
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志海內爲之困弊今莫若示
大信捨近功爲國家長利奉使契丹故事兩國忌日不
相避契丹張晏白溝日當英宗祥祭庠丐免契丹義而
聽之除集賢殿脩撰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產鐵利
爲饒請復舊冶鼓鑄通隰州鹽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
民入粟塞下豫爲足食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
契丹侵霸州土場或言河北不可不備庠上五策料其

必不動已而果然太河東流議者欲徙而北內侍程昉
希功請益兵濟役庠請遲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順導之
朝廷是其議移知真定府又爲河東都轉運使召知開
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
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卽告我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
此盍一往見庠謂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
人情脫間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神
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子於君
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會與蔡確爭廷
參禮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請復憲州募民

于弟劉銳工技擊者籍爲勇敢倣漢謫戍法貫流以下
罪徙實河外契丹建牙雲中遣騎涉內地邊吏執之契
丹檄取紛然又遣使議疆事衆疑其造兵端欲大爲備
庠奏言雲朔歲儉軍無見糧契丹張形示疆造端首禍
曲在彼不在我願勿聽宜先諭以理然後飭兵觀釁帝
嘉使者辭順訖以黃鬼山分水嶺立新疆遭母喪服終
知成都府乞禁西山六州與漢人婚姻勿蹈吐蕃取維
州之害徙泰州坐失舉降知虢州移江寧府滁州徙永
興軍時西征無功關內騷動庠過關力言虛內事外恐
搖根本帝感納其忠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卒

年六十四宣仁聞之曰帥臣極難得劉庠可惜也庠有吏能淹通歷代史王安石稱其博卒後蘇頌論庠治平建儲之功詔褒錄其子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博學淹貫登進士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府入爲太學錄神宗數召見論事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爲賢直者不若柔從爲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爲真御史初臺臣奏事必先移閣門得班乃入京嘗以名聞翌旦旣入會有先之者不及對而退帝問京安在左右以告詔趣之入辰漏且盡爲留班以須未幾論大臣除擬有愛憎之私中書言其失實謫監興國軍鹽稅歷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淮西刑獄司封員外郎元符初遷國子司業京在元祐時嘗爲幸太學頌或摘其語有及先朝者京亦固辭不拜徽宗初立復命之踰月而卒論曰何郟吳中復皆良御史也郟出夏竦阻王守忠姦人庶幾少戢矣中復恥識面臺官其所守可見矣薦之論李定思恭之右歐陽脩繪請惜老成庠不附新法數

子所見何其同也獵爲令而興孔子廟孟陽以教授而
參決大計此其卓然者乎恢臨政簡約無可議者京持
論端確竟以去位君子惜之

宋史卷二百二十二終

宋史卷二百二十三

列傳第八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蔚昭敏

高化

周美

閻守恭

孟元

劉謙

趙振

張忠

范恪

馬懷德

安俊

向寶

蔚昭敏字仲明開封祥符人父興事周世宗數戰伐有
功又從太宗平太原終龍尉都虞候真宗爲襄王昭敏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二十三

列傳

自東班殿侍選隸襄王府帝卽位授西頭供奉官累遷
崇儀使冀貝行營兵馬都監契丹以五千騎突至冀州
城南昭敏帥部兵與戰敗之得其器甲賊遁去而師不
失一人咸平四年領順州刺史定州行營鈐轄兼押大
陣又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先鋒契丹入寇帝北巡至大
名契丹退趨莫州昭敏與范廷召追至莫州東三十里
斬首萬餘級擒生口甚衆契丹委器甲遁去拜唐州團
練使累遷至殿前副都指揮使遷都指揮使保靜軍節
度使以足疾命入謁無拜卒贈侍中

高化字仲熙真定人少沉勇有力不事耕稼學擊劍善
射契丹犯河北應募轉餉飛狐口楊業留戲下使捕賊
酋大鵬翼獲之會契丹又犯真定乃辭業還家家屬盡
爲契丹所掠去從州將入京師遂隸禁軍選爲襄王牽
羈官王尹京命巡內外八廂積獲姦盜甚衆盜有遺化
金帛者化弗受一日王趨急召出府門馬驚墮化掖之
而起王曰微爾吾幾殆益親信之真宗卽位擢御龍吟
直雙員都頭累遷御龍骨朶直都虞候乾興初授天武
右第二軍都指揮使榮州刺史遷天武右廂都指揮使
蜀州團練使天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堤夜馳至城西
堤欲壞督守兵負土不能過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

城隅化盡取以塞堤乃得無患仁宗嘉之進神龍衛四
廂都指揮使龔州防禦使爲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徙涇原路權知渭州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發兵
襲明珠族不利降滑州總管改興州防禦使真定路副
都總管徙高陽關路脩護章惠太后園陵累拜殿前副
都指揮使歷建武軍節度使以老辭管軍詔入朝化又
固請改武安軍節度使知滄州未行改相州部有大獄
已具皆當論死化疑之遣移訊果出無罪者三人踰年
復告老以右屯衛上將軍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尉諡曰
恭莊化謹質少過馭軍有法雖起身行伍然頗知民事

焉

周美字之純靈州回樂人少隸朔方軍以材武稱趙保
吉陷靈州美棄其族間走歸京師天子召見隸禁軍契
丹犯邊真宗幸澶州禦城北門美慷慨自陳願假數騎
縛契丹將致闕下帝壯之常令宿衛天聖初德明部落
寇平涼方渠美以軍候戍邊與州將追戰破之于九井
原烏崙河斬首甚衆累遷天武都虞候元昊反陝西用
兵經略使夏竦薦其材擢供備庫使延州兵馬都監夏
人旣破金明諸砦美請于經畧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
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弊也今不亟完將遂

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
金明陣于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抵暮援
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夏人望見以爲救至卽
引去旣而復出艾蒿砦遂至郭北平夜鬪不解美率衆
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
獲牛羊橐駝鎧甲數千計遂募兵築萬安城而還敵復
寇金明美引兵由虞家堡並北山而下敵卽引卻遷文
思使徙知保定軍經畧使龐籍表留之改東路都巡檢
使敗敵于金湯城焚其族部二十一元昊大人據承平
砦諸將會兵議攻討洛花副使神世衡請齋三日糧盡
搗敵穴美曰彼知吾來必設伏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
意世衡不聽美獨以西兵出芙蓉谷大破敵世衡等果
無功未幾敵復略土埕砦美迎擊于野家店追北至拓
跋谷大敗其衆以功遷右驎使軍還築柵于葱梅官
道谷以據敵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率
衆繇廳子部西濟大理河屠劊萬多移二百帳焚其積
聚以歸籍仲淹交薦之除鄜延路兵馬都監遷賀州刺
史初美自靈武來上其所服精甲詔藏軍器庫至是加
飭黃金遣使卽軍中賜之又破敵于無定河乘勝至綏
州殺其酋豪焚廬帳獲牛馬羊駝器械三百計因城龍

口平砦敵以精騎數千來襲美從百餘騎馳擊破之加
本路鈐轄遂爲副總管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通州
刺史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慶曆中
又城清水安定黑水佛堂北橫山乾谷土明柳谷雕巢
盧兒原安砦十一堡安定之役謀報敵數萬將大至經
畧使遣管勾機宜楚建中分諸將兵趣城黑水以待諸
將憚敵且至不肯與兵美曰兵嘗以寡擊衆何自怯也
卒以兵二千與建中而敵亦引去每邊書至諸將各擇
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服之歷侍
衛親軍馬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步軍副都指揮

使遂州觀察使鄜延副都總管召還授耀州觀察使又
進馬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忠武軍節度使謚忠毅自陝
西用兵諸將多不利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二
十一招種落內附者十一族復城堡甚多在軍中所得
祿賜多分其戲下有餘悉饗勞之及死家無餘貲子蚤
卒以孫永清爲子官至引進副使

閻守恭并州榆次人父榮僮有志略劉繼元欲召至
帳下辭以老母不就守恭生而體貌竒偉榮曰是必當
事太平天子吾無恨矣後十七年劉氏平徙太原民於
大名府因家焉往來負販於并汾間過西山聞郭進爲

都巡檢使太宗甚寵遇之乃慨然曰進不遇主亦行伍爾吾自度豈不及進邪遂應募隸拱聖軍擢殿前押班咸平中從幸河北以功爲捧日副指揮使歷拱聖龍衛捧日指揮使累遷左第二軍指揮使乾州刺史明道中落軍職以德州刺史爲永興軍兵馬鈐轄徙并代路守恭性沉勇御軍嚴雖家居如對賓客常訪求士大夫取郭進事而師法之所得奉祿悉散予人在并州因春社會賓客曰守恭太原一貧民爾徒步位刺史老復官鄉里踰分多矣今日與卿輩訣後十日卒

孟元字善長洺州人性謹愿少過頗喜讀書少隸禁軍

以挽疆選補殿侍累遷散都頭班指揮使擢如京使并代州兵馬都監改鈐轄徙高陽關路又徙真定路王則據貝州反元赴城下攻戰被數十創又中機石墜濠中旣出戰愈力更募死士由永濟渠穴地以進賊平改右驥驥使徙大名府路鈐轄河朔饑權知滄州民鬻鹽爲生歲荒鹽多不售民無以自給元度軍食有餘悉用易鹽繇是民不轉徙御史中丞郭勸言其貝州功而賞未當乃擢普州刺史遷宮苑使專管勾麟府軍馬事護築永寧堡敵不敢動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使高陽關馬步軍總管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又

遷步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并代路副都總管判北京
寶昌朝奏爲大名府路副都總管徙定州路遷馬軍都
虞候徙鄜延路行至鄭州卒贈遂州觀察使

劉謙字漢宗開封人少補衛士數遷至捧日右廂都指
揮使領嘉州團練使兼京城巡檢元昊友改博州團練
使環慶路馬步軍總管兼知邠州謙不讀書然鬪訟曲
直皆區處當理前守者多強市民物以飾厨傳謙獨無
所撓邠人頗愛之夏竦奏爲涇原路總管徙知涇州未
行會賊寇鎮戎軍謙引兵深入賊境破其聚落而還以
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象州防禦使暴疾卒贈承

清軍節度觀察留後

趙振字仲威雄州歸信人景德中從石普于順安軍獲
契丹陣圖授三班借職後數年爲隰州兵馬監押捕盜
于青灰山殺獲甚衆高平蠻叛徙湖北都巡檢使兼制
置南路以南方暑濕弓弩不利別創小矢激三百步中
輒洞穿蠻遂駭散歲中遷慶州沿邊都巡檢使時金湯
李欽白豹神木馬兒高羅跋臧三族尤悍難制振募降
羌唱以利令相攻破十餘堡欽等詣振自歸振爲置酒
先醕取細仗圍射數分植百步外共射欽等百發不中
振十矢皆貫欽等皆警誓不復敢犯明年涇原屬羌胡

薩遣歌等叛鈴轄王懷信以兵數千屬振游奕屢捷從
數十騎詣懷信遇賊十倍射殪數十餘悉退散數月賊
數萬圍平遠若都監趙士龍戰沒振出別道力戰抵若
奪取水泉率敢死士破圍賊走追斬數千級徙涇原都
監歷知順安保安廣信軍霸州改京東都大提舉捉賊
明年知環州累遷象州防禦使元昊將反爲金銀冠珮
隱飾甲騎遺屬羌振潛以金帛誘取之以破其勢得寇
珮銀鞍三千甲騎數百告隣部俾以環爲法不聽於是
東莢金明萬劉諸族勝兵數萬悉爲賊所有及劉平等
皆敗唯環慶無患自本路馬步軍副總管權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知延州代范雍尋改樺
日天武四廂振謂將吏曰今賊以我夷傷必乘勝以進
勢宜固守尚慮諸城不能皆如吾謀苟延州弗支則陝
西未可測此天下安危之幾也未幾賊寇塞門若振有
兵幾八千按甲不動若中兵纔千人屢告急被圍五月
才遣百餘人赴之若遂陷若主高延德監押王繼元皆
沒于賊振坐擁兵不救爲都轉運使龐籍所奏貶白州
團練使知絳州未行會延德繼元家復訴於朝勅御史
方偕就劾振法當斬再貶太子左清道率府率潭州安
置諭年復右武衛將軍惠州團練使并代路兵馬鈴轄

就遷副總管邠州團練使元昊既破豐州將襲近砦振
率鈐轄張元麥允言出麟州深栢堰擊破之兼領嵐憲
六州軍事河外饑振設法通砦外商得米數十萬斛軍
民以濟進博州防禦使改解州致仕復起爲左神武軍
大將軍卒振剛強自負有武力便弓馬喜謀畫輕財尚
氣衆樂爲用子珣瑜皆工騎射珣年十六仁宗召試便
殿授三班借職景祐中有言珣藝益進且習書史復召
見閱武伎又試策畧於中書條對數千言自殿直進閣
門祇候未幾除濠州兵馬都監初珣隨父在西邊訪得
五路徽外形勝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詔取其書并召

珣至又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按陣旣成
臨觀之陳執中招討陝西薦爲緣邊巡檢使呂夷簡宋
庠爲奏曰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計無如珣者卽擢
通事舍人招討都監珣自以年少新進辭都監授兵萬
人御賜鎧仗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
壇党留百餘帳處近塞爲暴珣白府引兵二萬自靜邊
歷揆吳抵木寧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滬殿後爲
賊所掩珣登阪望見從騎數百復入拔滬之衆以出土
皆歎服瞻珣居龕谷無所屬珣與書招之遺以緜綿瞻
珣聽命改本路都監詔追入朝將行適元昊大入府檄

留珣會葛懷敏於瓦亭懷敏已屯五谷口西至馬欄城
聞夏人徙軍新濠外議欲質明掩襲珣謂懷敏曰敵遠
來衆倍鋒銳莫若依馬欄城布柵以扼其路守鎮戎城
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此必勝之道也不然必爲賊所
屠懷敏不聽兵遂逼鎮戎城越界壕抵定川未及陣夏
人引鐵騎來犯珣居陣西北瑜亦在軍中戰甚力東壁
兵輒潰中軍大擾珣擁刀斧手前鬪夏衆稍却我軍復
陣懷敏詰朝退走就食鎮戎俄夏騎四合珣被擒瑜以
身免珣美風儀性勁特好學恂恂類儒者旣没人多惜
之贈莫州刺史後卒賊中瑜弟璞亦知名

張忠字聖毗開封人先世業農忠慷慨不事生產初隸
禁軍累遷龍神衛左第二軍指揮使仁宗卽位遷天武
左第三指揮使融州刺史改天武右廂指揮使潮州團
練使未幾真拜齊州團練使擢知滄州本路鈐轄楊懷
敏以忠御下急因奏對言之徙澶州總管會河決商胡
詔留戍滿卒以助隄役輒羣譟將劫庫兵爲亂州將恐
召忠議忠潛捕倡前者數人斬以徇明年以疾求醫京
師卒

范恪字許國開封人初名全少隸軍籍於許州選入捧
日軍又選爲殿前指揮使歷行門龍旗直散原押班康

定元年元昊數寇邊試武伎羅內殿崇班慶州北路都
巡檢使與攻白豹城破之旣還夏人遣騎襲其後恪設
伏崖險敵半度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七十餘人以
功遷內殿承制嘗會諸道兵攻十二盤旣咄當迷子砦
中流矢督戰愈力視砲石中有火爨者恪取號於衆曰
賊矢石盡用竈下甕矣於是士卒爭奮果先得城遷供
備庫副使恪有弓勝一石七斗其箭鏃如鐸名曰鐸弓
又於羽間識其官稱姓氏凡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
他日取焦蒿砦歸恪獨殿後爲數千騎所襲恪視矢箭
止有二鐸卽爲引滿之勢賊遽卻嘗與總管杜惟序鈐
轄高繼隆將兵分討漢乞薛馬都鬼等三砦恪先破都
鬼而繼隆圍薛馬不能下恪馳往取之旣又援惟序下
漢乞砦改左騏驎副使虜犯大順城諸將皆閉城自守
恪率兵二千餘戰克之改宮苑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
因特召見仁宗謂曰適有邊奏賊犯高平軍劉璠堡可
乘驛亟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路鈐轄手詔令
趣范仲淹麾下起兵赴援恪晝夜兼行比至平涼賊已
解項之遷洛苑使權秦鳳路兵馬總管恪驍勇善射臨
難敢前故數有戰功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遷至
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歷坊州刺史解州防禦

宣州觀察使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以疾出爲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數月卒贈昭化軍節度使

馬懷德字得之開封祥符人父玉東頭供奉官言懷德可試引弓擊劍角觝補三班奉職爲延州南安砦主東路巡檢數以少擊因賊敗其衆范仲淹知延州脩青澗城奏懷德爲兵馬監押以所部兵入賊境破遮鹿要冊二砦親射殺其酋狗兒廂主遷左班殿直又率蕃漢燒蕩賊海溝茶山龍栢安化十七砦三百餘帳斬首數百級虜馬駝牛羊萬數遷右侍禁以范仲淹韓琦薦授閤門祇候延州龐籍入奏爲東路都巡檢使夷黑神厥保

等十八砦賊以四萬騎犯邊趨僕射谷懷德以兵數千據谷旁高原待之斬首二百級得畜產器械以千數遷內殿崇班又以兵脩龍安城虜不敢犯遂爲鄜延路都監又城綏平破賊青化押班吃當三砦殺獲甚衆元昊爲夏國主命國子博士高良夫與懷德會西人畫界龐籍具論其前後功遷供備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時用兵久民多亡散懷德招輯有方經略使梁適奏請推其法諸路歷知保安軍環州環慶益利路鈐轄累遷至四方館使舒州團練使徙鄜延路副都總管坐違法賂宦官閻士良爲安撫呂景初奏降四方館使英州刺史

大名府路總管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鄜
延路副都總管遷馬軍都虞候徙環慶路環州蕃官蘇
恩以其屬叛往降之又遷殿前都虞候步軍副指揮使
隨州觀察使英宗卽位遷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召還
卒贈安遠軍節度使嘗因戰流矢中其額鏃入於骨以
弩弦繫鏃發機而出之

安俊字智周其先太原人祖贊高州團練使仁宗爲皇
太子俊以將家子謹厚選爲資善堂祗候及卽位補右
班殿直累遷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爲環州都監破趙
元昊乞叮井那等諸砦安撫使韓琦上其功遷內殿崇
班環慶路都監徙涇原契丹欲渝盟與狄青范恪同召
至京師將使備北邊擢內園副使翌日改禮賓使會葛
懷敏敗命爲秦鳳路鈐轄復徙涇原因條上禦戎十三
事改原州徙麟州遷六宅使貴州刺史知忻州徙代州
爲帥臣誣奏降京東路鈐轄富弼知青州爲之辯理真
除虢州刺史徙高陽關路又遷原州刺史知滄涇冀三
州秦州築古渭城蕃部大擾徙秦鳳路總管歷龍神衛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果州團練使環慶路副總管
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陵州防禦使卒贈閬州觀察使俊
父在邊羌人識之環州得俘虜知州种世衡問之曰若

屬於吾將孰畏曰畏安大保指俊于坐曰此長髯將軍是也

向寶鎮戎軍人爲御前忠佐換禮賓使涇原秦鳳鈐轄積勞自皇城使帶御器械歷真定鄜延副總管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卒寶善騎射年十四與敵戰斬首二級及壯以勇聞有虎踞五原卑邪州東西百里斷人跡寶一矢殪之道過潼關巨盜郭邈山多載關中金帛子女寶射走之盡得其所掠嘗至大原梁適射弩再中的授寶矢射之四發三中適曰今之飛將也神宗稱其勇以比薛仁貴及死厚恤其家

論曰蔚耶敏高化周美蓋日有功於邊鄙者化在蜀州取軍中積材以塞水患又能平反冤獄脫人於死蓋武人之知民事者美敗夏人焚族部城堡若未嘗擇便利而所向輒勝所得祿賜悉分與麾下士亦樂爲之用推古良將何以加此閻守忠慕郭進爲人而慷慨自效起徒步至刺史其志亦豈小哉孟元劉謙馬懷德范恪皆經略西鄙數戰有功其初起自卒伍而能練習民事招輯散亡不獨一武夫而已趙振挽疆命中精曉兵機塞門之救振擁兵不救何獨暗於此邪子珣年少習書史閱武技用兵以來人以爲無如珣者籠竿一戰西人奔

走不暇從容而拔劉滬於死英風義烈何可少哉葛懷敏以不用珣計而取敗珣亦力戰而沒惜哉安俊向寶無多戰功夏人皆識其名而畏之張忠區區較之諸人未可同日語也

宋史卷三百二十三終

宋史卷三百二十四

列傳第八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國軍節度使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石普

張孜

許懷德

李允則

張亢

兄奎

劉文質

子煥

趙滋

石普其先幽州人自言唐河中節度雄之後徙居太原祖全事周為鐵騎軍使父通事太宗於晉邸普十歲給事邸中以謹信見親補寄班祇候再遷東頭供奉官賊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二十四

列傳

一

邢橐駝賈禿指數百人寇掠永興諸縣命普督兵往捕
悉獲之遷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叛普爲西川行營
先鋒與韓守英馬知節誅斬之遷西京作坊使欽州刺
史順餘黨復寇邛蜀僞稱邛南王又爲西川都提舉捉
賊使時蜀民疑不自安多欲爲盜者普因馳入對面陳
蜀亂由賦歛苛急農民失業宜稍蠲減之使自爲生則
不討而自平矣帝許之普卽日還蜀揭榜諭之莫不悅
服賊平賜白金三千兩襲衣金帶鞍勒馬累遷洛苑使
富州團練使延州緣邊都巡檢使羌酋也羽內寇普追
殺之從真宗幸大名會王均叛以爲川峽路招安巡檢
使佐雷有終率諸將進討至天回鎮賊出拒戰普領前
陣力擊破之賊退保益州王師圍城數月不下普繕車
砲又爲地道攻城城破均夜半突圍由南門遁普引兵
追擊于富順監均自殺餘黨皆平遷冀州團練使賜黃
金三百兩白金三千兩故事正任不兼帶御器械帝特
以命普契丹犯邊爲保州兵馬鈐轄北面行營相策先
鋒與契丹戰廉良城又戰長城口獲俘馘器甲甚衆徙
定州路副都總管靈州失守益兵備關中徙永興軍副
都總管時軍制踈略凡號令進退及呼召將佐會合別
屯皆遣人馳告普上請曰臣嘗將兵輒破一錢與別將

各持半用相合爲信帝爲制傳信牌漆木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持或傳令則書其言繫軍令之頸至彼爲合契又獻禦戎圖請設塹以陷敵馬并上所置戰械甚衆徒爲莫州總管初契丹南侵敗我兵于望都旣而謀者言復欲大入寇帝自畫軍事以手詔示輔臣曰鎮定高陽三路兵宜會定州夾唐河爲大陣立柵以守量寇遠近出軍俟敵疲則先鋒出致師用騎卒居中環以步卒接短兵而已無遠離隊伍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魏能白守素張銳領之五千騎

屯保州楊延昭張禧李懷忠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塞田敏楊凝石延福領之以當賊鋒始至勿輕鬪待其氣衰背城以戰若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昭會使腹背受敵若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契丹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已來互爲聲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將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將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契丹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令普統軍一萬于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敵騎北去則西趨順軍襲擊斷西山之路如河水已合敵由東路則劉用劉

漢凝田思明以兵五千會普全照爲犄角仍命石保吉將萬兵鎮大名以張軍勢續圖以授諸將後數月勅輔臣曰北邊已屯大兵而邊奏至敵未有釁且聚軍虛費民力何以給之宜有制畫以爲控遏且靜戎順安軍界先開營田河道可以扼黑盧三臺小李路亦可通漕運至邊宜乘此用衆浚治使及軍城彼或撓吾役卽合兵擊之李沅等曰設險以制敵守邊之利也遂詔內侍閻文慶與靜戎順安知軍事王能馬濟督其事而徙普屯順安之西與威虜魏能保州楊延昭北平田敏爲犄角內侍馮仁俊掌御劔于莫州與普不叶帝曰勿窮治以驕將帥第召仁俊還又令普率所部屯乾寧軍復遷普冀州團練使徙本州總管車駕幸澶淵時王繼忠已陷契丹契丹欲請和因繼忠遣人持信箭爲書遺普且通密表事平遷容州觀察使向敏中爲鄜延路都總管以普副之趙德明納款詔降制命普言不宜授以押蕃落使使之總制屬羌則強橫不可制矣乃止兼管內蕃落使未幾徙并代路給公使錢二千五百緡普援例歲給錢三千緡樞密院言無此例又言李漢超守河朔時歲給以萬計今并代屯軍多不足以犒軍帝不納改桂州觀察使鎮州路總管遷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赴本

鎮帝祀汾陰還至陝西普請駐蹕城中因賜詩令扈從
至西京拜河西軍節度使知河陽徙許州築大流堰引
河通漕京師上軍議條目二卷用將機宜要訣二圖時
方崇尚符瑞而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
萬以贍國用繇是忤帝意大中祥符九年上言九月下
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來言喃厮囉欲陰報曹
瑋請以臣所獻陣圖付瑋可使瑋必勝帝以普言踰分
而樞密使王欽若言普欲以邊事動朝廷帝怒命知雜
御史呂夷簡劾之獄具集百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
坐普私藏天文下百官雜議罪當死議以官當詔除名
貶賀州遣使繫送流所帝謂輔臣曰普出微賤性輕躁
于永不已旣憐文藝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時事聞在繫
所思其幼子時時泣下可聽挈家以行甫至賀州授太
子左清道率府副率房州安置增房州屯兵百人護守
稍復爲左千牛衛將軍其妻表求普領小郡遷左領軍
衛大將軍仁宗卽位徙安州遷左屯衛大將軍徙蔡州
坐失保任降本衛將軍歷遷左千牛左領軍衛大將軍
起知信陽軍徙光州以私用孔子廟錢貶太子左監門
率府副率滁州安置以左衛將軍分司西京給官第居
蔡州遷大將軍卒普僮儻有膽略凡預計伐聞敵所在

卽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十戰摧鋒與賊角衆推其
勇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曆推步之術太宗嘗曰普性
剛鷲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後以罪廢每
太宗忌日必盡室詣佛寺齋薦率以爲常

張孜開封人母微時生孜後入宮乳悼獻太子孜方在
襁褓真宗以付內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汝謹視之景
宗遂養以爲子蔭補三班奉職給事春坊司轉殿直皇
太子卽位遷供奉官閤門祇候爲陳州兵馬都監築堤
袁家曲捍水陳以無患五遷至供備庫使領恩州團練
使真定路兵馬鈐轄歷知莫貝瀛三州轉運使張昱之

奏冀貝驍捷軍士上關銀鞵錢事下孜議孜言此界河
策先鋒兵有戰必先登故平時賜予異諸軍不可罷昱
之猶執不已遂奏罷保州雲翼別給錢糧軍怨果叛契
丹欲背盟富弼往使命孜爲副議論雖出弼然孜亦安
重習事以勞遷西上閤門使知瀛州拜單州團練使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并代副總管河東更鐵錢法人情
疑貳兵相率扣府欲訴閉門不納是日幾亂孜策馬從
數卒往諭之皆散還營遷濟州防禦使侍衛馬軍都虞
候又遷殿前都虞候加桂州管內觀察使遷侍衛步軍
副都指揮使虎翼兵教不中程指揮使問狀屈強不肯

對乘夜十餘人大譟趣往將害人孜禽首惡斬之然後
聞遷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孜長於
宮禁中內外頗涉疑似言者請罷孜兵柄乃出爲寧遠
軍節度使知潞州徙陳州仁宗以其無他復召爲馬軍
副都指揮使御史中丞韓絳又言孜不當典兵而宰相
富弼薦引之請黜弼弼引咎求罷政事諫官御史皆言
進擬不自弼絳家居待罪曰不敢復稱御史矣坐此謫
知蔡州而孜尋以罪罷知曹州卒贈太尉謚勤惠孜初
名茂實避英宗舊名改孜云

許懷德字師古開封祥符人父均磁州團練使懷德長
六尺餘善騎射擊刺少以父任爲東西班殿侍累擢至
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元昊寇邊選爲儀州刺史廊
延路兵馬鈐轄選副總管夏人三萬騎圍承平砦懷德
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夏人復陣有出陣
前據鞍罵者懷德引弓一發而踣敵乃去屠金明縣
復進圍延州懷德遽還夜遣裨將以步騎千餘人出不
意擊之斬首二百級遂解延州遷鳳州團練使專領延
州東路菱村一帶公事徙秦鳳路未行坐夏人破塞門
砦不赴援降寧州刺史頃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陵州團練使本路副都總管遷康州防禦使又坐當出

討賊逗留不進所部兵夫棄隨軍芻糧更赦徙秦鳳路副都總管改捧日天武四廂又以賊侵掠屬羌亡十餘帳徙永興軍又徙高陽關并代路歷殿前都虞候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殿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節度使會從妹亡無子懷德欲冒有其田事覺罷管軍知亳州徙徐州歲餘復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祀明堂進都指揮使更保寧進雄二節度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人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帝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倘爲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卽詔爲減數歲卒贈侍中謚榮毅懷德自初擢守邊連以畏懦被謫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時遭承平保寵終祿故事節度使移鎮加恩皆別上表再辭每降批荅遣內侍齎賜必有所遺懷德以祿享加恩旣又移鎮乃共爲一表以辭翰林學士歐陽脩劾其慢朝命詔以脩章示之懷德謝罪而已不復別進表其鄙吝如此

李允則字平範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略聞陰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太平興國七年幽薊還師始置權場于靜戎軍允則典其事還使河東路決繫囚原治適欠又使荆湖察官吏與轉運使檢視錢帛器甲

刑獄遂擢閣門祇候濟治京師諸河剗水門鄭州水磴
西川賊劉旰平上官正議脩城未決命允則與王承衍
閻承翰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如正議又言其
分則緩急不爲用請併屯要害以便餽餉高溪州蠻田
彥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
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累遷供備庫副使知
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
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歛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
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
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稅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
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
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
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絲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
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
無及矣明年荐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
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
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
攬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
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
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洛苑

副使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
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
契丹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卽濬井葺屋爲勞
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爲備也轉西上閣門副使鎮定
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
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帝曰卿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
石也賜白金二千兩副以幃幄什器凡下諸路宣勅必
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搖允則勸超衰
經向師哭以解衆忿真宗知允則始屢趣超進兵手詔
褒厲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
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
茲朕意也遷西上閣門副使何承矩爲河北緣邊安撫
提點榷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則知雄州初禁
榷場通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
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東上閣門使獎州刺史河北
旣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前脩城備得
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
不足疑旣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卽完治恐
他日頽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舊
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

爲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與販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始教民陶瓦甃標里閉置廊市邸舍水磴城上悉累甃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闢承翰所脩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脩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阮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阮爲諸軍蔬

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

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
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
曰兵械所藏徹火甚嚴方晏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
救事或不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
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
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減印因厚賜以金縱還
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金財力
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
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
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
妄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
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卽歸卒乃斬
以徇歷四方館引進使高州團練使天禧二年以客省
使知鎮州徙潞州仁宗卽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
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
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
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
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
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隳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
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白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

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

張元字公壽自言後唐河南尹全義七世孫家于臨濮少豪邁有奇節事兄奎甚謹進士及第爲廣平軍判官應天府推官治白沙石梁二渠民無水患改大理寺丞僉書西京判官事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因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仁宗欲用之會丁母憂旣而契丹聚兵幽涿間河北增備遂起爲如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曰契丹歲享金帛甚厚今其主孱而歲歉懼中國見伐特張言耳非其實也萬一倍約臣請裨甲爲諸軍先元昊反爲涇

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累遷右驎驥使忠州刺史徙鄜

延路知鄜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報不同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排陣使請約故事別置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以三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旣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爲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

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
強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
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爲團結明定節制迭爲應援以
逸待勞則烏合饑餒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
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位
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
一爲後陣每將以使忠臣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
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又量敵數多少使鄰路
出兵應接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萬人已上爲一大將
一路又有主師延州領三大將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
西路巡檢德靖砦共爲一大將則鄜延路兵五萬人矣
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將
則涇原路五萬人矣弓箭手熟戶不在焉昨延州之敗
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擬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
所則某將爲先鋒某將出某所爲奇兵某將出某所爲
聲援某砦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
各扼要害又令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爲號昨
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
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趨塞門至高頭平路白
馬報敵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

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旗若
甲子曰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青旗後見者以緋旗應
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尅及支相生尅亦如之蓋兵馬
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
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
餘人餘皆瘦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持者步軍與強弩爾
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曠弩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
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正欲閱習時易爲力爾臣
以跳鎗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裁得百餘人又教
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
能加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又兵官
務遠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繇貪功輕進鎮戎
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
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
得怯懦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
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
三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繇年勞換前班者
或爲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
生長邊陲父祖致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
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

若一旦深入臣切以爲未可也山界諸州城砦距邊止
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鬪戰不及山界部族而
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
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
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
運之半玉師旣行使喃廝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
蕩覆巢穴又言陝西民調發之苦數倍常歲宜一切權
罷令安撫司與逐州長吏減省他役顓應邊須及選殿
侍軍將各三十人以馳騾各二百留其半河中以運鄜
延保安軍軍須其半留乾州或永興軍以運環慶原渭
鎮戎軍軍須分一轉運使專董其事又鄜州四路半當
衝要嘗以閑慢路遞舖兵卒之半貼衝要二路驛百人
每三人挽小車載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若團併輦運
邊計亦未至夫備而民力可以寬矣初元請乘驛入對
詔令手疏上之後多施用進西上閣門使改都鈐轄屯
延州又奏邊機軍政措置失宜者十事言王師每出不
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
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
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
持權者所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

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
致敗之由而爲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
敵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
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關
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
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弊二也今鄜延副都總管許懷
德兼管勾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
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
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千里若
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四路軍馬
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罄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
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功效且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
二弊無應援三弊主將不一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
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人
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材孰
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
知何謀使更數年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
以饑饉加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今言
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卽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
前條方行後令卽變胥吏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略之

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
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
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
大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
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十餘員所
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器
甲之類諸州並募克敵致勝保捷廣銳宣毅等兵久未
曾團結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今軍有手藝者
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卽
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警
急三日內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奔突
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十餘萬人而井無賴
名掛尺籍必簿田夫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
日爲患不細十也旣而復請面陳利害不報會元昊益
熾以兵圍河外康德興無守禦才屬戶豪也囉叛去導
夏人自後河川襲府州兵至近道纔覺而蕃漢民被殺
掠已衆攻城不能下引兵屯琉璃堡縱遊騎鈔麟府間
二州閉壁不出民乏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椀時豐州已
爲夏人所破麟府勢孤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未果
徙元爲并代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單騎叩城出所

授勅示城上門啓旣入卽縱民出采薪芻汲澗谷然夏人猶時出鈔掠元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爲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阮有水泉爲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獲于外腰鎌與衛送者均得其時禁兵皆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擊夏人遊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元以錦袍賜之禁兵始慚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方窘乏幸利咸願一戰元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敵砦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元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步馳捍寇路時麟州饋路猶未通勅元自護賞物送麟州敵旣不得鈔遂以兵數萬趨柘子砦宋邀元所將才三千人元激怒之曰若守已陷死地前關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百餘級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脩建寧砦夏人數出爭遂戰于兔毛川元自抗以大陣而使驍將孫岳伏短兵強弩數千于山後元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罷與不能戰敵目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元陰易其旗以誤敵敵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

搏戰良久伏發敵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
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元復奏今所通
特一徑爾請更增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
壯河外之勢議未下會契丹欲渝盟領果州團練使知
瀛州葛懷敏敗遷四方館使涇原路經畧安撫招討使
知渭州元聞詔卽行及至敵已去鄭戩統四路元與議
不合遷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管御史梁堅劾元出庫
銀給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奪引進使爲本路鈐
轄及夏人與契丹戰河外復引進使副都總管知代州
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仲淹宣撫河東復奏元前所增

廣堡砦宜使就總其事詔旣下明錦以爲不可屢牒止
之元曰受詔置堡砦豈可得經略牒而止耶坐違節度
死所甘心堡砦必爲也每得牒置案上督役愈急及堡
成乃發封自劾朝廷置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
兵萬人河外遂爲并汾屏蔽復知瀛州因言州小而人
衆緩急無所容若廣東南關則民居皆在城中夏竦前
在陝西惡元不附已特沮其役然卒城之加領眉州防
禦使復爲涇原路總管知渭州會給郊賞州庫物良而
估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高元命均其直以便軍人轉
運使奏元擅減三司所估會竦爲樞密使奪防禦使降

知磁州御史宋禧繼言元嘗以庫銀市易復奪引進使
爲右領衛大將軍知壽州後陝西轉運使言元所易庫
銀非自入者改將作監知和州坐失舉徙筠州久之復
爲引進使果州團練使又復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副
都總管遷客省使以足疾知衛州徙懷州坐與鄰郡守
議河事會境上經夕而還降曹州鈐轄改河陽總管以
疾辭爲秘書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徐州總管
卒元好施輕財凡燕犒餽遺類皆過厚至遣人貿易助
其費猶不足以此人樂爲之用同學生爲吏部元憐其
老薦爲縣令後旣爲所累出筠州還所薦者復求濟元
又贈金帛終不以屑意馭軍嚴明所至有風跡民圖像
祠之

奎字仲野先元中進士歷并秀州推官監衢州酒徐生
者毆人至死繫婺州獄再問輒言冤轉運使命奎復治
奎視囚籍印竅僞深探之乃獄吏竄易卒釋徐生抵吏
罪衆驚伏同時薦者三十九人改大理寺丞知合肥縣
徙南京縣以殿中丞通判瀘州罷歸會秦州鹽課虧緡
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詔奎往按還奏三司發鈔稽緩
非諸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仁政所宜行若不
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關市收其征上下皆利孰與

設重禁壅闕之爲民病於是悉除所負未幾知江州徙
楚州遷太常博士召爲殿中侍御史知滑州徙邢州母
病輒割股肉和藥以進母遂愈其後母卒廬于墓自負
土植松栢服終授度支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以侍御
史爲河東轉運使進刑部員外郎知御史雜事安撫京
東募民克軍凡十二萬奏州縣吏能否數十人還爲戶
部副使及分陝西爲四路擢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
安撫招討使知慶州以父名餘慶辭不許歷陝西都轉
運使知永興軍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澶
青徐揚等州再遷吏部郎中時李宥知江寧府府解盡
焚諫官言金陵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宜擇才臣繼
治之遷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奎簡材料工一循舊制
不踰時復完還判吏部流內銓徙審官院知河南府河
南宮闕歲久頗摧圯奎大加興葺又按唐街陌分榜諸
坊初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祠及見奎偉儀
觀曰真齊王孫也因復興齊王祠歲餘以能政聞遷給
事中歸朝京東盜起加樞密直學士知鄆州數月捕諸
盜悉平奎治身有法度風力精強所至有治跡吏不敢
欺第傷苛細元豪放喜功名不事小謹兄弟所爲不同
如此然皆知名一時子燾龍圖閣直學士

劉文質字士彬保州保塞人簡穆皇后從孫也父審琦
虎牢關使從討李重進戰死文質幼從母入禁中太宗
授以左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祇候帝頗親信之
數訪以外事嘗謂內侍竇神興曰文質朕之近親又忠
謹其賜白金百斤出爲兩浙走馬承受公事擢西京左
藏庫副使岢嵐軍使賜金帶名馬徙知麟州改麟府濁
輪砦兵馬鈐轄擊蕃酋萬保移走之越河破契丹拔黃
太尉砦殺獲萬計賜錦袍金帶徙知慶州李繼遷入寇
文質將出兵而官吏不敢發庫錢乃以私錢二百萬給
軍士皆感奮遂太破賊徙涇州克麟州清遠軍都監又

破敵于枝子平咸平中清遠軍陷坐逗撓奪官雷州安
置久之起爲太子率府率杭州駐泊都監封泰山以內
殿崇班爲青齊淄濰州巡檢進禮賓副使石隰緣邊同
都巡檢使徙秦州鈐轄建小落門砦親率士版築會李
濬知秦州因就賜白金五百兩天禧中知代州先是蕃
部獲逃卒給絹二匹茶五斤卒皆論死時捕得百三十
九人文質取二十九人以赦後論如法餘悉配隸他州
再遷內園使知邠州數從曹瑋出戰築堡障復徙秦州
鈐轄領連州刺史再知代州卒厚賻其家官子三人文
質以簡穆親又父死事故前後賜予異諸將真宗嘗問

保塞之舊文質上宣祖太祖賜書五函仁宗亦以書賜之然性剛喜評刺短長於貴近無所避故不大顯子十六人渙滬皆知名

渙字仲章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天聖中章獻太后臨朝久渙謂天子年加長上書請還政后震怒將黥隸白州呂夷簡薛奎力諫得免仁宗親政擢爲右正言郭后廢渙與孔道輔范仲淹等伏闕爭之皆罰金會河東走馬承受奏渙頃官并州與營妓游黜通判磁州尋知遼州夏人叛朝廷議遣使通河西唃氏渙請行間道走青唐諭以恩信唃氏大集族帳誓死扞邊遣騎

護出境得其誓書與西州地圖以獻加直昭文館遷陝西轉運使由工部郎中知滄州改吉州刺史知保州州自戍卒叛後兵益驕渙至虎翼軍謀舉城叛民大恐渙單騎徐叩營械首惡者歸斬之一軍帖服徙登州益治刀魚船備海寇寇不敢犯詔嘉獎之歷知邢恩冀涇澶五州恩承賊蹂踐後渙經理繕葺有叙兵民犯法一切用重典威令大振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乏粟率賤賣耕牛以苟朝夕渙在澶盡發公錢買之明年民無牛耕價增十倍渙復出所市牛以元直與民澶民賴不失業歷秦鳳涇原真定定州路總管四遷至鎮寧軍節度觀察

留後熙寧中還爲工部尚書致仕渙有才略尚氣不羈
臨事無所避然銳於進取方開拓兆岷討安南渙旣老
猶露章請自效不報卒年八十一

滬字子濟頗知書傳深沉寡言有知略以蔭補三班奉
職累遷右侍禁康定中爲渭州瓦亭砦監押權靜邊砦
擊破党留等族斬一驍將獲馬牛橐駝萬計時任福敗
邊城晝閉居民畜產多爲賊所掠滬獨開門納之遷左
侍禁韓琦范仲淹薦授閣門祗候又破穆寧生氏西南
去洛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輪銀
銅之利環城數萬帳漢民之逋逃者歸之教其百工商
賈自成完國曹瑋在秦州嘗經營不能得滬進城章川
收善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密使人說城主鐸厮那令內
附會鄭戩行邊滬遂召鐸厮那及其酋屬來獻結公水
洛路羅甘地願爲屬戶戩卽令滬將兵往受地旣至而
氏情中變聚兵數萬合圍夜縱火呼嘯期盡殺官軍滬
兵才千人前後數百里無援滬堅臥因令晨炊緩食坐
胡床指揮進退一戰氏潰追奔至石門酋皆稽顙請服
因盡驅其衆隸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敗臨洮氏于城
下遷內殿崇班戩以三將兵遣董士廉助築城功未半
會戩罷四路招討使而涇原路尹洙以爲不便令罷築

且召滬不聽日增版趣役洙怒使狄青械滬士廉下獄
民衆驚收積聚殺吏民爲亂朝廷遣魚周詢程戡往視
氏衆詣周詢請以牛羊及丁壯助工役復以滬權水洛
城砦主城成終以違本路安撫使節制黜一官爲鎮戎
軍西路都巡檢復內殿崇班湯發首卒弟淵將以其柩
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時祀之
經畧司言得熟戶蕃官牛裝等狀願得滬子弟主其城
乃命其弟淳爲水洛城兵馬監押城中有碑記滬事

趙滋字子深開封人父士隆天聖中以閣門祗候爲邠
寧環慶路都監戰沒錄滋三班奉職滋少果敢任氣有

智略康定初以右侍禁選捕京西叛卒有功遷左侍禁
後爲涇原儀渭鎮戎軍都巡檢會渭州得勝砦主姚貴
殺監押崔絢劫宣武神騎卒千餘人叛攻羊牧隆城滋
馳至諭降八百餘人貴窮走出砦招討使令滋給賜降
卒及遷補將吏滋以爲如是是誘其爲亂藏其牒不用
還爲招討使所怒故賞弗行范仲淹韓琦經略陝西舉
滋可將領得閣門祗候爲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時京西
軍賊張海久未伏誅命滋都大提舉陝西京西路捉賊
數月賊平後爲京東東路都巡檢富弼爲安撫使舉再
任登州乳山砦兵叛殺巡檢州將誅首惡數人不窮接

滋承檄驗治馳入其壘次第推問得黨與百餘人付獄
衆莫敢動在京東五年數獲盜不自言弼爲言乃自東
頭供奉官超授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嘗因給
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
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爲真將帥材
及琦在河東又奏滋權并代路鈐轄改管勾河東經略
司公事建言代州寧化軍有地萬頃皆肥美可募人田
作教戰射爲堡砦人以爲利累遷西上閣門副使歷知
安肅軍保州滋強力精悍有吏能所至稱治會契丹民
數違約乘小舟漁界河中吏憚生事累歲莫敢禁後又

遣大舟十餘自海口運鹽入界河朝廷患之以滋可任
徙知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輒捕其人殺之輦其舟移文
還涿州漁者遂絕契丹因使人以爲言而知瀛州彭思
永河北轉運使唐介燕度皆以滋生事請罷之朝廷更
以爲能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遷天武
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宗卽位領端州防禦使步軍都
虞候賜白金五百兩留再任未幾卒贈遂州觀察使滋
在雄州六年契丹憚之契丹嘗大饑舊米出塞不得過
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
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之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城壁

樓檣至於簿書米鹽皆有條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
不以入家然傲慢自譽此其短也

諭曰石普曉暢軍事習知民庸然揣摩時政終以罪廢
張孜雖稱持重跡其所長無足取者許懷德以悞不任
事數遭貶斥六不及普遠矣劉文質以私錢給軍且脫
人於死仕雖偃蹇聲名俱章章矣渙以小官能抗疏毋
后輯暴弭姦則其餘事也滬水洛之戰從容退師滬之
才略其最優者歟趙滋有吏能出米塞下以振契丹亦
仁人之用心李允則在河北二十年設施方略不動聲
氣契丹至以長者稱之張元起儒生曉韜畧琉璃堡免
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區區書生功名如此何其壯哉奎
以治跡著稱其視元蓋所謂難爲兄難爲弟者歟

宋史卷三百二十五

列傳第八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鄧右春坊右九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劉平

弟兼濟
郭遵附

任福

王珪武英桑懌
耿傳王仲寶附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父漢凝從太宗征河東岢嵐
憲州累遷崇儀使平剛直任俠善弓馬讀書彊記進士
及第補無錫尉擊賊殺五人擢大理評事知鄆陵縣徙
南克夷人寇清井監轉運使以平權瀘州事平率土丁

三千擊走之祠汾陰遷本寺丞還路由安州遇賊十數人平發矢斃三賊餘駭散以寇準薦爲殿中丞知瀘州夷人懲前敗不敢擾邊召拜監察御史數上疏論事爲丁謂所忌久之除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安撫改殿中侍御史陝西轉運使與副使論事不合徙知襄州仁宗卽位遷侍御史初真宗知其才將用之丁謂乘間曰平將家子素知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敵後章獻太后思謂言特改衣庫使知汾州屬戶明珠磨糜族數反覆平潛兵殺數千人以功領賓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徙涇原路兼知渭州胡則爲陝西都轉運使平奏曰則丁謂

黨今隸則部慮荷機致罪徙汝州改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行數驛召還真拜信州刺史知雄州居四年遷忻州團練使知成德軍景祐元年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知定州徙環慶路副都總管進侍衛親步軍都虞候奏言元昊勢且叛宜嚴備之尋坐被酒破鎖入甲仗庫爲轉運使蘇耆所劾落管軍知同州上疏自列召入問狀復爲步軍都虞候知澶州時議塞河而平言不知河事乃徙滄州副都總管時呂夷簡爲宰相臺諫宮數言政事闕失平奏書曰臣見范仲淹等毀訾大臣此必有要人授旨仲淹輩欲逐大臣而代

其位者臣於真宗朝爲御史顧當時同列未聞有姦邪黨與詐忠賣直所爲若此臣慮小臣以淺文簿伎偶致顯用不識朝廷典故而論事浸淫遂及管軍將校且武人進退與儒臣異路若倚撻短長妄有舉劾則心搖而怨結矣願明諭臺諫官毋令越職仍不許更相引薦或闕員則朝廷自擇忠純耆德用之論者以謂希夷簡意也改高陽關副總管寶元元年以殿前都虞候爲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會元昊反遷邕州觀察使爲鄜延路副總管兼鄜延環慶路同安撫使頃之兼管勾涇原路兵馬進步軍副都指揮使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獻攻守之策曰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在土豪爲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宋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困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爲藩臣于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之限山爲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蕃漢

尹并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唃廝囉構怨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不能自立別有酋豪代之西與唃廝囉復平比約契丹爲表裏則何以制其侵軼今元昊國勢未彊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糧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暮月

而人心自定及遣使諭唃廝囉授以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窘元昊復出麟府石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帥離其部衆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爲窮寇爾何所爲哉且靈夏綏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歲資糧取足洪宥而洪宥州羌戶勁勇善戰夏人恃此以爲肘腋我苟得之以山爲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戎兵鎮守此天險也廟朝之謀不知出此而爭靈夏綏銀連年調發老帥費財以致中國疲弊小醜猖獗此議臣之罪也今朝廷或貸元昊罪更示含容不惟宿兵轉多經費尤甚萬一元昊潛結

契丹互爲犄角則我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爲先重者爲後如何減兵以應河北請召邊臣與二府定守禦長策疏奏未報屬元昊盛兵攻保安軍時平屯慶州范雍以書召平平率兵與石元孫合軍趨土門既有告敵兵破金明圍延州者雍復召平與元孫救延州平素輕敵督騎兵晝夜倍道行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軍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萬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范雍皆召之爲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諸且步兵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萬俟政郭遵所將兵悉至將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與敵遇時平地雪數寸平與敵皆爲偃月陣相嚮有頃敵兵涉水爲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軍並進殺數百人乃退敵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幾千人平左耳右頸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功及所獲馬平曰戰方急爾各誌之皆當重賞汝語未已敵以輕兵薄戰官軍引卻二十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併力抗敵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驅

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敵夜使人叩柵問大將安在士不應復使人僞爲戍卒遞文移平平殺之夜四鼓敵環營諄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敵會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遂與元孫皆被執初德和言平降賊朝廷發禁兵圍其家及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府置獄遣龐籍往訊焉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和坐腰斬而延州吏民亦詣闕訴平戰沒狀遂贈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謚壯武賜信陵坊第封其妻趙氏爲南陽郡夫人夫人子孫及諸弟皆優遷未官者錄之其後降羌多言平在興州未死生子于賊中及石元孫歸乃知平戰時被執後沒于興州弟兼濟

兼濟字寶臣以父蔭補三班奉職善騎射讀兵書知大旨爲襄州兵馬監押漢江暴漲兼濟解衣涉水率衆捍城州賴以完擢閣門祇候雄霸州界河巡檢徙哥絳澤路都巡檢使歲饑太行多盜禽二百餘人改左侍禁廊延路兵馬都監權知保安軍歷同提點陝西河東刑獄徙知籠竿城夏人寇邊衆號數萬兼濟將兵千餘轉戰至黑松林敗之屬其兄平戰沒于三川口特授內殿崇

班知原州入辭仁宗慰勉之曰國憂未弭家讎未報不可不力也屬戶明珠族叛諸將欲亟討兼濟第日縱飲擊鞠繆爲不知以疑其意旣而叛者自潰乃追襲之射殺其會長收餘衆以歸徙寧州破斬斮砮徙邠州元昊旣稱藩徙梓夔路鈐轄又徙知鎮戎軍兼濟御下嚴急轉運使言士心多怨請徙諸內地改涇原路鈐轄復知寧州又知原州徙冀州廣信軍累遷文思使惠州刺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擢西上閤門使同管勾三班院出知雄州先是邊民避罪逃者契丹輒納之守將畏事不敢詰兼濟悉移檄責還徙冀州踰月改忻州復管勾

三班院卒

郭遵者開封人也家世以武功稱遵少隸軍籍稍遷殿前指揮使乾興中改左班殿直并代路巡檢遷右侍禁慶州柔遠砮兵馬監押召試騎射優等遷左侍禁閤門祇候爲秦州三陽砮主徙延州西路都巡檢使元昊寇延州遵以裨將屬劉平遇敵馳馬入敵陣殺傷數十人敵出驍將揚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槍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敵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間軍稍卻卽復馬以殿又持大稍橫突之敵知不可敵使人持大綦索立高處迎遵馬

輒爲遵所斷因縱遵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馬踈仆
地被殺特贈果州團練使以其父斌爲太子右清道率
府副率母賀封仁壽郡君妻尹安康郡君弟青右侍禁
達三班奉職四子尚幼仁宗悉爲賜名忠嗣西頭供奉
官忠紹左侍禁忠喬右侍禁忠緒左班殿直女舊爲尼
亦賜紫方袍遵用鐵杵槍稍共九十斤其後耕者得其
器于戰處皇祐中乃併與其衣冠葬之河南達自有傳
任福字祐之其先河東人後徙開封咸平中補衛士由
殿前諸班累遷至遙郡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嵐石
隰州緣邊都巡檢使旣辭奏曰河東地介大河斥堠踈
闊願嚴守備以戒不虞仁宗善之命知隴州擢秦鳳路
馬步軍副總管詔陝西增城壘器械福受命四十日而
戰守之備皆具以忻州團練使爲鄜延路副總管管勾
延州東路蕃部事尋知慶州復兼環慶路副總管上言
慶州去蕃族不遠願勒兵境上按亭堡謹斥堠因經度
所過山川道路以爲緩急攻守之備帝益善之聽便宜
從事夏人寇保安鎮戎軍福與子懷亮姪塔成嵩自華
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諸將牽制敵勢行至柔遠砦獠
蕃部卽席部分諸將攻白豹城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
合擊平明破其城縱兵大掠焚巢穴獲牛馬橐駝七千

有餘委聚方四十里平骨咩等四十族以功拜龍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康
定二年春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西討詔福詣涇
原計事會安撫副使韓琦行邊趨涇原聞元昊謀寇渭
州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
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爲先鋒
鈐轄朱觀都監武英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
制琦戒福等併兵自懷遠城切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
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
則據險設伏俟其歸邀擊之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
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
堡南斬首數百夏人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
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
水川觀英屯龍落川相距隔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
路旣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日追奔至籠竿城北
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
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犯其鋒福陣
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傳山欲據勝
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懌懌戰
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有小校

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
四刃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乃併兵攻
觀英戰旣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陣于觀軍之
西渭州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
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遂
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內殿崇班貲贊西頭供奉官王慶
侍禁李簡李禹亨劉鈞亦戰沒軍校死者數十人士死
者六千餘人唯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敵
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其敗不相聞也福子懷亮
亦死之方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
之兵旣又分出趨利故至於甚敗奏至帝震悼贈福武
勝軍節度使兼侍中賜第一區月給其家錢三萬粟麥
四十斛追封母爲隴西郡太夫人妻爲琅琊郡夫人錄
其子及從子凡六人

王珪開封人也少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年十九
隸親從官累遷殿前第一班押班擢禮賓副使涇州駐
泊都監康定初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三千騎爲策先鋒
自瓦亭至師子堡敵圍之數重珪奮擊披靡獲首級爲
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許城中惟縋糗糧予之師旣飽
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擊

之可得志也復馳入右有驍將持白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直珪胷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拔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仁宗特遣使撫諭之然以其下死傷亦多止賜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裹創絹百匹復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厲諸將是歲改涇原路都監明年爲本路行營都監勅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誅殺尋至黑山焚敵族帳獲首級馬馳甚衆會敵大入以兵五千從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圍中望見麾幟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殺數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奮擊自若馬中鏃凡三易猶馳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卒珪少通陰陽數術之學始出戰謂其家人曰我前後大小二十餘戰殺敵多矣今恐不得還我死可速去此無爲敵所讎也及敵攻瓦亭購甚急果如所料鎮戎之戰以所得二槍植山上其後邊人卽其處爲立祠贈金州觀察使追封其妻安康郡君錄其子光祖爲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後爲東上閣門使光世西頭供奉官光嗣左侍禁

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父密隨劉繼元歸朝仕至侍禁鎮
定同巡檢與契丹戰没于望都贈西京左坊使錄英爲
三班借職以右班殿直爲忻代州同巡檢會州將出獵
因留帳飲英曰今空郡而來萬一敵乘間入城奈何旣
而敵百餘騎果入寇英領衆左右馳射悉禽獲之以功
遷左班殿直監雄州權場改右侍禁閤門祇候爲環州
都巡檢使徙洪德砦上又徙慶州柔遠砦元昊寇延州
英主兵攻後橋以分敵勢擢內殿承制環慶路駐泊都
監破黨平族又從任福破白豹城遷禮賓副使尋兼涇
原行營都監與任福合諸將戰張家堡斬首數十百敵

棄羊馬僞遁諸將皆趨利爭進英以爲前必有伏衆不
聽已而伏發福等旣敗英猶力戰自辰至申矢盡遇害
贈邢州觀察使錄其子三班奉職永符爲東頭供奉官
閤門祇候永孚西頭供奉官永昌左侍禁姪永保右班
殿直永錫三班奉職

桑懌開封雍丘人勇力過人善用劍及鐵簡有謀略其
爲人不甚長大與人接常祇畏若不自足語言如不出
其口卒遇之不知其勇且健也兄慥舉進士有名懌以
再舉進士不中嘗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
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共

食其粟盡而止後徙居汝潁間耕龍城廢田數頃以自給諸縣多盜懌自請補耆長得往來察姦因召里中惡少年戒曰盜不可爲吾不汝容也有頃里老父子死未歛盜夜脫其衣去父不敢告縣懌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得其衣不使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爲盜今里中盜屍衣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姓名盡送縣皆伏辜嘗之郟城遇尉出捕盜招懌飲酒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甚陽爲不知將去懌曰賊在此欲何之乃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盡縛其餘

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補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使奏移澠池尉羣盜保青灰山時出攘剽有宿盜王伯者尤爲民害朝廷每授巡檢使必疏姓名使捕之懌至官巡檢僞爲宣頭以示懌牒招致之懌不知其僞也因挺身入賊中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伯遂與懌出至山口爲巡檢伏兵所執懌幾不免懌曰巡檢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巡檢俘獻京師而懌不復自言朝廷知之爲黜巡檢擢懌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懌曰盜畏吾名

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跡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媪留爲具飯食如事羣盜懌歸閉柵三日復往自携具就媪饌而以餘遺媪媪以爲真盜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一媪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某在某處懌又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爲我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復來於是媪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懌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強梁者懌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

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還京師樞密吏求銀爲致閣門祇候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功狀止免其短使而已除兵馬監押未行會宜州蠻叛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以歸已上者或譏以好名懌歎曰士顧其心如何爾嘗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益辭之不許寶元初遷西頭供奉

官廣西駐泊都監元昊反參知政事宋庠薦其有勇略
遷內殿崇班鄜延路兵馬都監踰月徙涇原路屯鎮戎
軍與任福遇敵于好水川力戰而死贈解州防禦使子
湜皇城使

耿傳字公弼河南人祖昭化爲蜀州司戶參軍盜據城
欲協以官昭化大罵至斷手足不屈而死傳少喜俠尚
氣初以父蔭爲三班奉職換伊陽縣尉歷明州司理參
軍遷將作監丞知永寧縣河南守宋綬薦其材遷通判
儀州徙慶州時議進兵西討以傳督一道糧饋會元昊
入寇參任福行營軍事遇敵姚家川諸將失利敵騎益

至武英勸傳避去傳不答英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
責奈何與英俱死朱觀亦謂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指
顧自若被數劄乃死始傳與觀營籠落川夜作書遺福
以其戒小勝前與敵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
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韓琦得其書於隨軍孔目官彭
忠奏上之詔贈傳右諫議大夫官其子瑗爲太常寺太
祝璩爲太常寺奉禮郎璋爲將作監主簿珪試秘書省
校書郎琬同學究出身

王仲寶字器之密州高密人初爲刑部史補齊州章丘
尉以捕羣盜六十餘人有功用開封府判官鞠仲謀薦

召對改右班殿直爲鎮定保深永寧天雄六州軍巡檢
又以捕賊功遷左班徙河北西路提舉捉賊擒磁州名
賊王遇仙博州孫流油葦凡四十人夜有盜叩戶外乞
降左右欲殺之爲首級論功仲寶不可納舍中使寢擢
商門祗候命乘驛捕登州海賊百餘人獲之還爲河北
提舉捉賊又捕斬百餘人知信安軍復爲河北提舉捉
賊有盜百餘依西山官軍不能捕仲寶悉招出隸軍籍
奏以自隨徙澤潞晉絳慈隰威勝軍巡檢使至官才八
日獲太行山宿賊八十人累賜金帛緡錢使契丹積遷
內殿承制天聖初知鎮戎軍改供備庫副使破康奴族
獲首領百五十羊馬七千詔獎其功凡五年還巡護惠
民河堤岸遷供備庫使麟府路兵馬鈐轄知麟州會鎮
戎軍蕃族內寇徙涇原路鈐轄復知鎮戎軍又徙原環
二州以西京左藏庫使惠州刺史知利州徙并代州鈐
轄改西土閣門使建言緣邊博糴羌苦之數逃去請寬
其法使得復業以捍邊境久之遷東上閣門使元昊寇
延州仲寶將兵至賀蘭谷以分兵勢敗蕃將羅逋于長
鷄嶺遷四方館使領濮州團練使爲涇原路總管安撫
副使兼管勾秦鳳路軍馬事與西羌戰六盤山俘馘數
百人任福大敗好水川別將朱觀被圍于姚家堡仲

寶以兵救之拔觀出圍乘以從馬時諸將皆沒獨仲寶與觀得還徙環慶路副都總管知慶州未幾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破金湯城復賜詔獎諭徙澶州副總管安撫使范仲淹以仲寶武幹未衰奏留之明年以磁州防禦使知代州除左屯衛大將軍致仕卒

宋史卷三百二十五終

宋史卷三百二十六

列傳第八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節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憲郎右春坊右亮管國子監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景泰 王信 蔣偕 張忠 郭恩

張岳 張君平 史方 盧鑑 李涓

王果 郭詒 田敏 侍其曙 康德輿

張昭遠

景泰字周卿普州人進士起家補訪州軍事推官後以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二十六

列傳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慶州卽上言元昊雖稱臣誠恐包藏禍心當選主將練士卒脩城池儲資糧以備不虞三疏不報俄元昊反又上邊臣要略二十卷遷都官知減州奏平戎策十有五篇會有薦秦知兵者召對稱旨換左藏庫使知寧州任福敗徙原州元昊衆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戰崆峒北敗接敵騎逾平涼至瀋原秦率兵五千從間道赴原而先鋒左班殿直張廻逗遛不進秦斬以徇遇敵彭陽西裨將夏侯觀欲退守彭陽秦弗許乃依山而陣未成列敵騎來犯秦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爲疑兵敵欲遁去將校請進擊秦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斬首千餘級以功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兼兵馬鈐轄久之領忠州刺史徙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卒子思立熙寧中屢有戰功爲引進使忠州防禦使知河州與董氊部兵戰沒後思忠以左藏庫副使遂州駐泊都監擊瀘州夷人陷於羅箇暮山下兄弟繼死王事人皆憐其忠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父家故饒財少勇悍大中祥符中盜起晉絳澤潞數州信應募籍軍與其徒生擒賊七十人累以功補龍神衛指揮使部使者表薦召閱其藝遷御

前忠佐領河中府同幹鄜延冊坊州慶成軍管界捉賊
又遷龍衛都虞候兼鄜延巡檢康定初劉平石元孫戰
于三川信以所部兵薄賊斬首數十級遷捧日都虞候
改西京作坊使知鎮戎軍徙保安軍兼鄜延路兵馬都
監始至之夕敵衆號數萬傅城軍吏氣懾信領勁兵二
千夜出南門與戰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
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獲首級馬牛居多遷鈴轄兼
經略安撫招討都監領貴州刺史葛懷敏戰敗信出兵
拒敵俘斬甚衆進保州刺史就遷馬步軍都總管四路
置招討使遂爲本路招討副使累遷馬步軍都虞候象

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路王則反貝州用安撫使明鑑奏
爲貝州城下都總管城破則遁信率兵執則而還餘黨
自焚死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召爲少軍副都指揮
使未至卒贈武密軍節度兼侍中

蔣偕字齊賢華州鄭縣人幼貧有立志父病嘗割股以
療父愈詰之曰此豈孝邪曰情之所感實不自知也舉
進士補韶州司理叅軍以祕書省著作佐郎爲大理寺
詳斷官密州豪人王解使奴殺一家四人偕當解及奴
皆大辟宰相陳堯佐欲寬解判審刑院宋庠與偕持之
不從偕以是知名陝西用兵數上書論邊事遷祕書丞

通判同州計置陝西錢糧逾年爲沿邊計置青白鹽使
用龐籍范仲淹薦改北作坊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歷
知汾涇二州徙原州邊民苦屬戶爲鈔盜偕得數輩腰
斬境上盜爲息遷北作坊使兼本路鈔轄明珠康奴諸
族數爲寇偕潛兵伺之斬首四百擒酋豪焚帳落獲馬
牛羊千計所俘皆剗割磔裂于庭下坐客爲廢飲食而
偕語笑自若徙華州兵馬鈔轄湖南蠻唐和內寇徙潭
州鈔轄賊平知忻州徙冀州坐擅率糧草降知霸州踰
年徙恩州領韶州刺史屬兵糧乏絕朝廷方募民入粟
增虛直給券詣京師射取錢貨謂之交鈔患未有應命
者偕使州倉謬爲入粟數輒作鈔遺屬官持至京師轉
買得緡錢以補軍食爲御史彈奏降知坊州儂智高反
除宮苑使韶州團練使爲廣南東西路鈔轄賊方圍廣
州偕馳傳十七日至城下戰士未集會儂智高徙軍沙
頭安撫楊畋檄偕焚糧儲退保韶州坐此降潭州駐泊
都監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命未至軍次賀州太平
場賊夜入營襲殺之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初偕入
廣州卽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不襲賊又縱步兵
馘平民以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團練使欲斬侍從官
偕曰斬諸侯劔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卒以

輕肆敗

張忠開封人初隸龍騎備征選爲教駿有軍校恣掎斂忠毆殺之坐配鼎州旣遁去爲盜復招出隸龍猛軍以材武補三班借職陝西總管司指使數攻破堡砦殺劇賊張海郭邈山從平恩州功第一累遷如京使資州刺史歷真定府定州高陽關京東西路兵馬鈐轄儂智高反就移廣東領英州團練使初智高圍廣州時洪州駐泊都監蔡保恭及知英州蘇緘以兵八千人據邊渡村扼賊歸路忠奪而將之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爲團練使若曹勉之於是不介騎而前會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潭不能奮遂中標槍死焉其父率府副率致仕餘慶爲左監門衛大將軍賜第一區給半俸終身封其母爲河內郡夫人弟愿遷右班殿直閤門祇候官其子永壽永吉永德及其壻劉錚凡四人封長女爲清河縣君

郭恩開封人初隸諸班出爲左侍禁閤門祇候歷延州四路都巡檢環州肅遠砦主累遷內殿承制秦鳳路兵馬都監開古渭州路爲前鋒斬首九百餘級擢崇儀副使會掌烏族叛又率兵攻討斬首八十五級遷六宅副使累勞補崇儀使爲奉隴路兵馬鈐轄徙并代州鈐轄

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歲侵屈野河西池至耕獲時輒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略使龐籍每戒邊將斂兵河東毋與戰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後去通判并州司馬光行邊至河西白草平數十里無寇跡是時知麟州武戡通判憂倚已築一堡爲候望又與光議曰乘敵去出不意可更增二堡以據其地請遠白經略使益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過二旬壁壘可城然後廢橫戎臨砦二堡徹其樓櫓從其甲兵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從衙城紅樓之上備瞰其地猶指掌也有急則州及橫陽堡出兵救之敵來則驅之種則蹂踐之敵盛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必不敢耕種州西五六十里之內晏然矣籍遂檄麟州如其議五月恩及武戡走馬承受公事內侍黃道元等以巡邊爲名往按視之會調者言敵兵盛屯沙黍浪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脅恩夜率步騎六千四百餘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無復部伍夏人舉火臥牛峯戡指以謂恩曰敵已知吾軍至矣道元曰此爾曹故欲沮我師及聞鼓聲道元猶不信行至皆口恩欲休軍須曉乃登山道元奮衣起曰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亦溫曰不過死耳乃行比明至忽里堆敵數十人皆西走相去數十

步止恩等踞胡床遣使騎呼之敵不應亦不動俄而起
火敵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塹其中有梁謂
之斷道堰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戰自旦至食時敵自兩
旁塹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恩衆大潰夏倚方在紅樓
見設騎自西山大下與推官劉公弼率城中諸軍閉門
乘城武戡走東山趣城東挾門以入恩道元及府州寧
府砦兵馬都監劉慶皆被執使臣死者五人軍士三百
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器甲甚衆恩
不肯降迺自殺贈同州觀察使封其妻爲京兆郡君錄
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二年武戡坐棄軍除名編管江州

張岳字子雲府州府谷人以質爲牙將有膽略善騎射
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虜邊
戶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背約安
撫使遣岳詰問岳徑造帳中以途順諭阿遇阿遇語屈
留岳共食阿遇袖佩刀貫大纒嚼岳引吻就刀食肉
無所憚阿遇復弦弓張鏃指岳腹而殼岳食不輟神色
自若阿遇撫岳背曰真男子也翌日又與岳縱獵雙兔
起馬前岳發兩矢連斃二兔阿遇驚服遺岳馬橐駝悉
歸所虜州將補爲來遠砦主手殺僞首領奪其甲馬時
年十八名動一軍元昊犯鄜延詔麟府進兵岳以都教

練使從忻繼閔破浪黃党兒兩族射殺數十人斬僞軍
主敖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時敵驍方熾中人
促賜軍衣至麟州不得前康德輿管勾軍馬司事遣呂
馳騎五十往護之至者眉浪遇賊接戰流矢貫雙頰呂
拔矢鬪愈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兵攻府州甚急城西
南隅庫下賊將登衆囂曰城破矣呂乘陴大呼搏賊賊
稍却飛矢中右目下身被三創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
關護州人汲于河訖圍解城中水不通以勞遷右班殿
直然賊嘗往來邀奪饋運以呂爲麟府州道路巡檢至
深相堰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牛
數百近郊民田北秋歲未敢穫呂以計于張亢得步卒
九百人護之大敗賊於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道破
賊於柏子砦攻左班殿直內侍宋永誠傳詔砦下呂護
永誠遇賊三松嶺賊以精騎挑戰矢中呂臂猶躍馬左
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皆棄潰特改西頭供奉官又
遷內殿崇班賊破豐州呂與諸將一日數戰破容州刺
史耶布移守貴參砦俘獲萬計遷禮賓副使明鎬在河
東以尙嵐軍當雲朔路奏呂爲麟府路駐泊都監兼沿
邊都巡檢使駐尙嵐張亢脩並砦堡障初議置安豐砦
於石臺神呂以爲非要害之地遂砦徙於生地骨堆以

拒賊左右親信咸曰擅易砦地可乎臣曰苟利國家得罪無憾也卒易之已而本道上言左遷絳州兵馬都監二州未解嚴復麟府駐泊都監屯安豐累遷洛苑使嘗從數騎夜入羌中俱機事既還羌覺追之臣隨羌疾馳効美語與羌俱數里乃得脫前後數中流矢創發臂間卒

張君平字士衡磁州滏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戰死補三班差使殿侍黔州指揮使獠兵屢入寇君平引兵擊破之以功遷奉職除駐泊監押徙容白等州巡檢又以補賊功遷右班殿直謝德權薦君平河陰宰務擢閤門

祇候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地其擇得其地則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功百餘萬又請沒河縣植榆柳爲令佐使臣課最及瘞汴河流屍悉從其言天聖初議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簽書滑州事兼脩河都監旣而河未塞召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以嘗護滑州隄有功特遷內殿崇班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自畿至泗州道路多羣寇君平謂兩驛增置使臣專主捕盜而罷夾河巡檢於是行者無患復爲滑州脩河都監遷供

備庫副使河平改西作坊使就遷鈴轄卒君平有吏材
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且
死論者惜之錄三子官子鞏皇祐中以尚書虞部員外
郎爲河陰發運判官管勾汴口嗣其父職云

論曰孔子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與也老氏曰佳
兵者不祥景泰輩或起書生或奮行伍或出亡命非有
將率之材也秦信以區區之卒嘗摧西夏之疆鋒頻知
持重以制敵耳蔣張輕肆自用竟殞于烏合之寇恩休
道元之勢身啗虎口守義不屈猶足尚也岳之驍勇固
非臨事而懼者君平死戰之子迺明習水利以吏材稱
亦可謂善變矣

史方字正臣開封人應周易學究不中補西第二班殿
侍再遷三班奉職爲潭澧鼎沿邊同巡檢改右班殿直
閣門祇候會澧州民訴下溪州蠻侵其土地遣乘驛往
視自竹疎驛至申文崖復地四百餘里得所掠五百餘
人又置澧州武口楊泉索溪四砦以扼賊衝就知鄴州
徙澧州遷右侍禁天禧中下溪州蠻彭仕漢寇辰州殺
巡檢王文慶方勒兵入溪洞計捕降其黨李順同等八
百餘人誅其尤惡者社忽等十九人遷西頭供奉官知
辰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脩南北江五砦徙夔州時

富順州蠻田彥晏寇施州焚暗利若方領兵直抵富順
蕩其巢穴窮追彥晏至七女柵降之遷內殿崇班改內
殿承制奉使契丹以供備庫副使知環州環慶路兵馬
都監先是磨媚浪壹托校投新兀二兀三六族內寇方
諭以恩信乃傳箭牽羊乞和減禁兵五千徙內地以省
邊費徙慶州遷禮賓使兼環慶路兵馬鈐轄復知環州
歲餘遷愛州刺文爲益州鈐轄徙秦鳳路遷西京作坊使卒
盧鑑字正臣金陵人累舉進士不中授三班奉職監坊
州酒稅以右班殿直爲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李繼遷
寇邊與總管王榮敗走之又與鈐轄張崇貴擊賊焚其
積聚斬首級而還擢開門祗候爲本路兵馬都監復出
蕩族帳獲羊牛萬計徙鳳翔秦隴階成等州提點賊盜
公事尋爲都巡檢使徙利州都監初繼遷聲言石隕帳
前有文曰天誠爾勿爲中國患鑑時爲承受入奏事眞
宗問之鑑曰此詐爲之以欺朝廷也宜益爲備至是繼
遷陷靈武帝思其言特遷右侍禁知儀州州有制勝關
最號險要繼遷欲乘虛襲取之放言將由此大入謀者
以告有詔徙老幼芻粟于內地鑑曰此姦謀也且示虜
弱挫民心臣不敢奉詔卒不徙已而賊亦不至再遷西
頭供奉官知利州會歲饑以便宜發倉粟振民秩滿民

請留詔留一年提點河東路刑獄歷知保州廣信軍原
州就爲環慶路都監兼知慶州徙環州平磨媚族于合
道鎮坐事徙知丹州累遷西京左藏庫使恩州刺史爲
環慶路鈐轄兼知環州改西上閣門使秦州卒

李渭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後家河陽進士起家爲臨穎
縣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治河
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副使
與張君平並爲脩河都監未幾皆罷以渭爲鄆州兵馬
都監徙知憲州又知鳳州兼階成州鈐轄初屬戶寇陷
階州沙灘砦渭至詰所以然者乃都校趙釗擾之奏流

釗道州以恩信諭酋帥復其砦遷軍器庫副使歷知原
環慶三州時詔舉勇略任邊者李諮以渭應詔徙益利
路兵馬鈐轄領惠州刺史遷東入作使擢西上閣門使
徙鄜延路再遷四方館使寶元元年元昊將山遇率其
族來歸且言元昊反狀渭與知州郭勸謀卻之旣而元
昊果反又與勸奏以爲元昊表至猶稱臣可漸屈以禮
朝廷初以渭兼知鄜州坐是貶爲尚食使知汝州徙磁
州元昊犯邊言者益歸罪于渭復降右監門衛將軍白
波兵馬都監卒

王果字仲武深州饒陽人舉明法歷大理寺詳斷官遷

光祿寺丞以太子右贊善大夫爲審刑院詳議官遷殿
寺丞奏邊策試舍人院改衣庫副使知永寧軍更尚食
使知保州契丹謀致書求關南地使未至果購謀者先
得其藁奏之擢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路兵馬鈐轄中
官楊懷敏領沿邊屯田事大廣塘水邊臣莫敢言果獨
抗辨水侵民田無益邊備懷敏怒訴果以不法左遷青
州兵馬都監歷來興軍兵馬鈐轄知隴州俄詔還遷皇
城使河北沿邊安撫副使徙知定州兼真定路兵馬鈐
轄叛卒據保州果坐多傷士衆徙知密州又知忻州廊
州權秦鳳路兵馬總管遷西上閣門使徙知滄州卒

郭諮字仲謀趙州平棘人八歲始能言聰敏過人舉進
士歷通利軍司理參軍中牟縣主簿改大理寺丞知濟
陰縣建言澶滑堤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決
多在澶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沒于山下穿
金堤與橫壠合以達于海則害可息詔本道使者共議
弗合部夫坐小法監通利軍稅洺州肥鄉縣田賦不平
歲久莫治轉運使楊偕遣諮攝令以往既至閉閣數日
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
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賦八十萬流民乃復偕
奏其才遷殿中丞知館陶縣康定西征諮上戰略獻拒

馬擒陣法其制利山川險隘以騎士試上前擢通判鎮
戎軍募兵教習會三司議均稅法知諫院歐陽脩言惟
諮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諮與孫琳均蔡州上蔡縣稅以
毋憂免官用宰相呂夷簡薦起爲崇儀副使提舉黃御
河堤岸時富弼使契丹諮入對陳大水禦戎之要詔與
楊懷敏鄧保信行河其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蘆滹沱
後唐河以注塘泊混界河使東北抵于海上溢鶴鵲陂
下注北當城南視塘泊界截虜疆東至海口西接保塞
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砦以兵戍之詔
備用興役會契丹約和而止知卅利二州王則叛文彦

博馬諮知冀州運糧助攻討賊平徙忻州開涓瀑導汾
水興水利置屯田轉運使任顓言諮有巧思自爲兵械
皆可用詔以所作刻漏圓楯獨轅弩生皮甲來上帝頗
嘉之除益州路兵馬鈐轄累遷英州刺史後爲契丹祭
奠副使知汾州未行言獨轅弩可試改鄜延路兵馬鈐
轄許置弩五百募土兵教之旣成經略使夏安期言其
便詔立獨轅弩軍以西上閣門使知潞州言懷保二郡
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 間可興水田又作鹿
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他道詔諮置弩千分給并
潞諮因上疏曰臣自冠武弁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

項使契丹觀幽燕地方不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且烏合之衆非二十萬不敢舉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棄幽州而遁臣慶曆初經畫河北大水界斷敵疆乃其術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爾時三司議均田租召還諮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黑水宮真室韋等四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曆之策合衆河於瀟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疆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以水運以給保州應援以拒馬軍三十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砦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帝壯其

言詔置獨轅弩二萬同提舉百司及南北作坊以完軍器詔嘗謂作汴乘素河三十六陂之流危京師請自鞏西山七里店孤株嶺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以四時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往計度歸未及論功而卒

田敏字子俊本易州牙吏雍熙中王師討幽薊曹彬進兵涿州敵斷其後王繼恩募勇士持書抵彬敏應募間行由祁溝關達相州彬得詔選壯士五十人衛敏還道遇賊力戰四十八人死敏與兩人者僅以身免彬上其事太宗召見復令齊詔諭彬師還補敏易州靜若指揮使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北唐河大將李繼

隆遣部將途戰爲敵所乘奄至水南敏以百騎奮擊敵懼退水北遂引去又出狼山襲契丹至滿城獲首級甚衆旣而敵陷易州敏失其家所在帝擢敏本軍都虞候賜白金三百兩使間行求其父母得之以歸徙屯鎮州而升其指揮爲內興僚直李繼隆討夏州奏隸麾下敏率兵至靈州橐駝口雙境西遇敵斬首三千級獲羊馬橐駝鎧仗數萬計繼隆上其功遷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旣而又從傅潛于定州時契丹斷蒲陰路城中有神勇軍士千餘人屬敵兵盛不敢戰敏率輕銳復出之真宗幸天雄軍詔敏隸高瓊使追賊至寧遠軍以功

領涿州刺史王均亂西川從招安使雷有終敗賊於靈
池山賊平遷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中契丹復入寇敏從
王顯爲鎮定先鋒大敗契丹於遂城西羊山斬其酋長
真拔單州刺史後爲邢州兵馬鈐轄未幾從王起屯定
州遇契丹于望都逾戰斬首二千餘級徙北平砦兵馬
鈐轄領騎兵五千以當其衝先是兩地供輸民多爲契
丹鄉導敏自魚臺北悉驅南徙凡七百餘戶送定州遷
北平砦總管賜御劔聽以便宜從事至是契丹復入寇
復與敵戰楊村敗之敏諜知契丹主去北平十里蒲陰
駐砦敏夜率銳兵襲破其營帳契丹主大驚問捷覽曰

今日戰者誰捷覽曰所謂田廂使者契丹主曰其鋒銳
不可當遂引衆去敵攻瀛州不下欲乘虛犯具魏詔敏
與魏能張凝三路兵入敵境縱擊以牽其勢敏出西路
抵易州南十里屯師石村虜獲人畜鎧仗以萬計尋詔
三路兵還定州敏遇敵于鎮州之北馬頭嶺復大破之
契丹請和乃徙敏鎮定路都鈐轄遷本州團練使充鎮
定路總管徙未與軍陝州歷鄜延環慶鳳翔三路久之
爲環慶路都總管時後橋屬羌數擾邊敏誅違命者十
八族又敗羅骨於三店川遷鄭州防禦使涇原路總管
後徙環慶坐與部豪往還納賂爲不法降左屯衛大將

軍昭州防禦使既而以虢州團練使知隰州復環慶路都總管儀州防禦使卒敏在邊二十餘年凡遷授多以功伐雖悅不自飭而朝亦優容之

侍其曙字景升父稹左監門衛大將軍曙少舉進士不第以父任爲殿前爭旨改右班殿直咸平中以閤門祇候爲蘇杭湖秀等州都巡檢使遷左侍禁領東西排岸司與謝德權提舉在京倉草場嘗於倉隙地牧牛羊爲德權所訟真宗以問德權曰牛羊食倉粟邪曙聞而自劾帝勉諭之它日召曙問汝才孰與德權對曰德權畏法慎事臣乃敢於官舍牧牛羊是不及也人多稱之鄂

州男子聞人若控告其徒永興民李琰將作亂命曙同度支判官李應機往按之至則設方略捕琰黨三十餘人皆伏法琰辭連已所不快者數十人一切不問青州卒龐德訟其校李緒謀以衆叛帝疑其誣又命曙至青州與通判魏德昇同至劾無驗遂棄德市知青州張齊賢奏曙擅戮人帝曰不爾無以安被告者曙還奏德憚緒治軍嚴故誣之帝擢緒本軍虞候而進曙東頭供奉官初太宗平河東建塔于太原故城塔毀帝欲新之遣內侍經度計工二百萬帝疑命曙往減費十九改內殿崇班祥符二年黎州夷人爲亂詔曙乘驛往招撫其酋

首納款殺牲爲誓曙按行鹽井夷人復叛曙率部兵百餘生擒首領三人斬首數十級因上言蠻阻險拒命請必加討詔知慶州孫正辭環慶駐泊都監張繼勳領陝西兵同曙俱進所至皆降曙又言王師已至而方出請誅之真宗謂王旦曰已降而殺之何以信四夷不許夷人平遷內殿承制再遷如京副使知登州會歲饑請漕江淮米以振貧乏活者甚衆累遷西京作坊使惠州刺史知桂州徙滑州遷西上閣門使徙鄆州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曙爲人沈敏有幹略善論利害事朝廷數任使之

康德輿字世基河南洛陽人父贊元嘗以作坊使從曹光實襲李繼遷獲其母妻擢崇儀使武州刺史贊元死真宗追其功錄德輿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涇原路走馬承受擢閣門祇候河陽武埽詔遣德輿完築歷開封府西路都巡檢勾當權貨務皆兼領埽事改巡護開封府等六州黃河隄岸天聖中使夏州賜趙德明冬服夏人謂曰前康將軍戰靈武者非先世邪德輿懼其復讐給曰非也還勾當汴口改西頭供奉官用樞密使曹利用薦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都監建泚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將溢德輿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

得不溢歷知原州慶州益州路兵馬鈐轄父之領昭州
刺史徙并代兵馬鈐轄管勾麟府路軍馬事有蕃部也
羅爲殿侍求錦袍驛料德輿不與也羅頗出怨言後有
譖也羅與賊通戰則反射漢人也羅無以自明乃謀附
賊指揮張岳間之召也羅與飲也羅泣曰我豈附賊者
邪蓋逃死耳岳以告德輿也羅叛信矣不可不殺元昊
方屢入寇德輿不聽曰今日豈殺蕃部時邪岳曰叛者
特也羅非衆所欲也請爲君召與飲什崖谷中聲言墮
馬死安知漢殺之德輿猶豫不決以問所親所親惡也
短毀之岳計不得行知府州折繼閻聞賊將至以告德

輿德輿怒曰君不召之何以知其來也賊果以也羅爲
嚮導自後河川入襲府州蕃漢欲入城德輿閉門不納
或降賊或爲賊所殺不可勝計賊旣圍府州德輿與馬
步軍副總管王元兵馬鈐轄楊懷忠按兵不出戰但移
文轉運司調軍食轉運副使文彥博籍民輦運至境以
俟而德輿等終不出及陷豐州纔出屯州城數里三日
而還居民望見以謂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然
朝廷不悉聞德輿止坐不出戰降爲東染院使河陽兵
馬都監尋復昭州刺史知保州徙真定府定州路總管
歷知代石儀三州大名府路鈐轄提舉金堤累遷西上

閤門使至中河決小吳埽破東堤頓丘口居民避水者趨堤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輿以巨船五十順流以濟之遂免墊溺復領果州團練使知冀州徙趙州有告雲冀卒謀以上元夜劫庫兵爲亂德輿會賓屬燕飲自若陰遣人捕首謀誅之徙陳州鈐轄卒

張昭遠字持正滄州無棣人父凝殿前都虞候寧州防禦使契丹內寇凝與康保裔伏兵瀛州陷圍中昭遠年十八挺身掖出之擢左班殿直寄班祇候每出使還奏利害多稱旨爲忻州都巡檢改閤門祇候知狄山軍管勾河東緣邊安撫司再遷內殿崇班天禧初閤門副使

缺員樞密院方奏擬人真宗曰朕有人矣張昭遠知邊略曹儀習朝儀可並除西上閤門副使俄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尋知瀛州改東上閤門副使知定州以引進副使復知瀛州遷西上閤門使知雄州伏言歲會四榷場入中銀帝謂輔臣曰先朝置榷場所以通貨非所以計貿易之利也會大雨陂塘大溢昭遠勒兵築長堤以捍其衝徙鄜延路兵馬鈐轄進都鈐轄築遂成平川領忠州刺史知成德軍遷四方館使滹沱河決壞城郭乃脩五關城外環以堤民至今爲利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新州防禦使歷步軍馬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

知代州召還改莫州防禦使罷管軍授左龍武軍大將軍昭州防禦使卒特贈應州觀察使

論曰郭諮以其智巧材略自見於功利之間有足稱者曙抑其次也餘皆碌碌者矣如方之禦寇鑑之料敵王果持法峭深治軍嚴辦茲其長也田敏屢有戰功而貪墨敗度幸容於時李渭治無遠略一失機會關中兵禍數年不解德輿閉城以棄其民昭遠計權場所入焉知聖人懷柔之意哉

